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一百八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四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唐紀十

起玄默執徐盡強圉作  
聖四月凡五年有奇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上之下

貞觀六年

觀古  
玩翻

春正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癸酉靜州

獠反將軍李子和討平之

獠魯  
皓翻

文武官復請封禪

復  
扶

又翻去年諸州  
朝集使請封禪

上曰卿輩皆以封禪為帝王盛事朕意

不然若天下又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乎昔秦

始皇封禪

見七卷始皇二十八年

而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

帝之賢不及始皇邪

邪音耶

且事天掃地而祭

禮記郊特牲曰郊之

祭也大報天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實也

何必登泰山之巔封數尺

之土然後可以展其誠敬乎羣臣猶請之不已上亦欲

從之魏徵獨以為不可

考異曰實錄唐書志及唐統紀皆以為太宗自不欲封禪而

魏文貞公故事及王方慶文貞公傳錄以為太宗欲封太山徵諫而止意頗不同今兩存之

上曰公

不欲朕封禪者以功未高邪曰高矣德未厚邪曰厚矣

中國未安邪曰安矣四夷未服邪曰服矣年穀未豐邪

曰豐矣符瑞未至邪曰至矣然則何為不可封禪對曰

陛下雖有此六者然承隋末大亂之後戶口未復倉廩

尚虛而車駕東巡千乘萬騎

乘繩證翻  
騎奇寄翻

其供頓勞費未

易任也

易以政翻  
任音壬

且陛下封禪則萬國咸集遠夷君長

皆當扈從

長知兩翻  
從才用翻

今自伊洛以東至於海岱煙火尚

希灌莽極目

灌木叢生也  
莽草深茂也

此乃引戎狄入腹中示之以

虛弱也況賞賚不貲未厭遠人之望給復連年不償百

姓之勞

厭於協翻復方目翻

崇虛名而受實害陛下將焉用之

於焉

度翻會河南北數州大水事遂寢

上將幸九成宮通直

散騎常侍姚思廉諫

散悉亶翻騎奇寄翻

上曰朕有氣疾暑輒頓

劇往避之耳賜思廉絹五十匹監察御史馬周上疏

監古

銜翻上時掌翻

以為東宮在宮城之中而大安宮乃在宮城之

西

此因大安宮在西遂謂帝所居為東宮耳

制度比於宸居尚為卑小於四

方觀聽有所不足宜增修高大以稱中外之望

稱尺證翻又

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今九成宮去京師

三百餘里太上皇或時思念陛下陛下何以赴之又車

駕此行欲以避暑太上皇尚留暑中而陛下獨居涼處

溫清之禮竊所未安

記曲禮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音七正翻

今行計

已成不可復止

復扶又翻

願速示返期以解衆惑又王長通

白明達皆樂工韋槃提斛斯正止能調馬縱使技能出

衆止可賚之金帛豈得超授官爵鳴玉曳履與士君子

比肩而立同坐而食

伎渠綺翻坐徂卧翻

臣竊恥之上深納之

上以新令無三師官二月丙戌詔特置之

唐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

師正一品天子所  
師法無所摠職

三月戊辰上幸九成宮 庚午吐

谷渾寇蘭州

吐從瞰入聲谷音浴

州兵擊走之 長樂公主將出

降

唐會要長樂公主下嫁長孫冲樂音洛

上以公主皇后所生特愛之勅

有司資送倍於永嘉長公主

永嘉長公主高祖女下嫁竇奉節又嫁賀蘭僧伽唐

制皇姑為大長公主正一品姊為長公主女為公主皆視一品長知兩翻下同

魏徵諫曰昔漢

明帝欲封皇子曰我子豈得與先帝子比皆令半楚淮

陽

事見四十五卷漢明帝永平十五年

今資送公主倍於長主得無異於

明帝之意乎上然其言入告皇后后歎曰妾亟聞陛下

稱重魏徵

亟去史翻

不知其故今觀其引禮義以抑人主之

情乃知真社稷之臣也妄與陛下結髮為夫婦曲承恩

禮每言必先候顏色不敢輕犯威嚴况以人臣之疎遠

乃能抗言如是陛下不可不從自請遣中使齎錢四百

緡絹四百匹以賜徵

使疎吏翻傳云使齎帛五百匹

考異曰舊文德皇后

魏文貞公故事云遣中使齎錢二十萬絹百匹詣公宅宣命今從舊魏徵傳

且語之曰

語牛倨翻

聞公正直乃今見之故以相賞公宜常秉此心勿轉移

也上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

朝直遙翻

后問為誰上



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立于庭

唐置皇后之服  
褱衣者受冊助

祭朝會大事之服也深青織成為之畫  
二等素紗中單黼領朱羅縠襦襜膝隨裳色以緞領  
為緣用翟為章三等青衣革帶大帶隨衣色裨組約佩  
綬如天子青襪烏加金飾首飾大小華十二樹以象袞  
冕之旒又有兩博鬢朝直遙翻襦彼  
小翻袖端襖襪戀翻緣也緞反鳩翻上驚問其故后曰

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

賀上乃悅夏四月辛卯襄州都督鄒襄公張公謹卒

卒子  
恆翻

明日上出次發哀有司奏辰日忌哭

彭祖百忌  
辰不哭泣上

曰君之於臣猶父子也情發於衷安避辰日遂哭之

六月己亥金州刺史酆悼王元亨薨

金州西城郡梁置南梁州西魏置東

梁州尋改曰金州

辛亥江王囂薨 秋七月丙辰馬者王突騎

支遣使入貢初馬者入中國由磧路隋末閉塞道由高

昌突騎支請復開磧路以便往來

騎奇寄翻使疏吏翻磧七迹翻塞悉則翻

復扶又翻又音如字

上許之由是高昌恨之遣兵襲馬者大掠而

去 馬者國東鄰高昌為討高昌張本

辛未宴三品已上於丹霄殿上

從容言曰

從干容翻

中外又安皆公卿之力然隋煬帝威加

夷夏

夏戶雅翻

頡利跨有北荒

頡奚結翻

統葉護雄據西域今皆

覆亡此乃朕與公等所親見勿矜彊盛以自滿也 西

突厥肆葉護可汗發兵擊薛延陀為薛延陀所敗

厥九勿翻

可從刊入聲汗音寒敗補邁翻

肆葉護性猜狠信讒有乙利可汗功最

多

乙利西突厥小可汗也狠戶壑翻

肆葉護以非其族類誅滅之由是

諸部皆不自保肆葉護又忌莫賀設之子泥孰陰欲圖

之泥孰奔焉者設卑達官與弩失畢二部攻之

舊傳作設卑達

官新傳作沒卑達干考異曰今從舊傳

肆葉護輕騎奔康居尋卒

肆葉護立見上

卷三年騎奇寄翻卒子恆翻

國人迎泥孰於焉耆而立之是為咄陸

可汗遣使內附

吐常沒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使疏吏翻

丁酉遣鴻臚少卿

劉善因立咄陸為奚利邲咄陸可汗

臚陵如翻少始照翻邲毗必翻咄陸

即阿史那彌射此當參觀高宗顯慶二年考異而詳辨之考異曰舊傳冊為吞阿婁狀奚利邲咄陸可汗新傳冊號吞阿婁拔利邲咄陸可汗今從實錄

閏月乙卯上宴近臣於丹霄

殿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昔為仇讎

謂其事隱太子勸之圖帝也不

謂今日得此同宴上曰徵珪盡心所事故我用之然徵每諫我不從我與之言輒不應何也魏徵對曰臣以事為不可故諫陛下不從而臣應之則事遂施行故不

敢應上曰且應而復諫庸何傷

復扶又翻

對曰昔舜戒羣臣

爾無面從退有後言

書益稷之言

臣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

乃面從也豈稷契事舜之意邪

契息列翻

上大笑曰人言魏

徵舉止踈慢我視之更覺斌媚

斌罔甫翻媚亦媚也

正為此耳

為于

偽翻徵起拜謝曰陛下開臣使言故臣得盡其愚若陛下

拒而不受臣何敢數犯顏色乎

數所角翻

戊辰秘書少監

虞世南上聖德論

上時掌翻

上賜手詔稱卿論太高朕何敢

擬上古但比近世差勝耳然卿適覩其始未知其終若

朕能慎終如始則此論可傳如或不然恐徒使後世笑

卿也 九月己酉幸慶善宮上生時故宅也

以高祖武功舊第為

慶善宮 因與貴人宴賦詩起居郎清平呂才

清平縣屬博州劉昫曰本

漢貝丘縣隋曰清平

被之管絃

被皮義翻

命曰功成慶善樂使童子八

佾為九功之舞大宴會與破陳舞偕奏於庭

才有巧思故命以所

賦詩被之管絃以為樂章以童子六十四人冠進德冠紫袴褶長袖漆髻屣履而舞號九功舞進蹈安徐以象文德破陳樂號七德舞擊刺往來發揚蹈厲以象武功陳讀曰陣 同州刺史尉遲敬德

預宴

同州馮翊郡尉紆勿翻

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何功坐

我上任城王道宗次其下諭解之敬德奉殿道宗目幾

眇

任音壬殿烏口翻幾居希翻  
內宴於御前殿宇文士及曰汝有何功合居吾上太

考異曰唐歷云常因

宗慰諭之方  
止今從舊傳

上不懌而罷謂敬德曰朕見漢高祖誅滅

功臣意常尤之故欲與卿等共保富貴令子孫不絕

力令

丁然卿居官數犯法乃知韓彭蒯醢非高祖之罪也國

家綱紀唯賞與罰非分之恩不可數得

分扶問翻  
數所角翻

勉自

修飾無貽後悔敬德由是始懼而自戢

戢阻  
立翻

冬十月乙

卯車駕還京師帝侍上皇宴於大安宮帝與皇后更獻

飲膳及御服之物

更工衡翻

夜久乃罷帝親為上皇捧輿至

殿門

為于偽翻

上皇不許命太子代之

突厥頡利可汗鬱

鬱不得意數與家人相對悲泣容貌羸憊

厥九勿翻頡奚結翻可從

刊入聲汗音寒數所角翻羸倫為翻憊蒲拜翻

上見而憐之以虢州地多麋鹿

義寧元年分弘農二縣置虢州虢郡宋白曰帝王世紀云虢有三周封虢仲於西虢虢州之地也封虢叔於東虢今成臯也陝郡平陸是北虢可以游獵乃以頡利為虢州刺史頡利

辭不願往癸未復以為右衛大將軍

復扶又翻下勿復不復同又音如字

十一月辛巳契苾酋長何力帥部落六千餘家詣沙州



降詔處之於甘涼之間

契欺結翻必毗必翻酋慈由翻長知兩翻帥讀曰率降戶江翻

處昌呂翻甘涼相去五百里

以何力為左領軍將軍

庚寅以左光

祿大夫陳叔達為禮部尚書帝謂叔達曰卿武德中有

讜言

見一百九十一卷高祖武德九年讜音黨善言直言也

故以此官相報對曰

臣見隋室父子相殘以取亂亡當日之言非為陛下

為于

偽翻乃社稷之計耳 十二月癸丑帝與侍臣論安危之

本中書令溫彥博曰伏願陛下常如貞觀初則善矣帝

曰朕比來怠於為政乎

觀古玩翻比毗至翻

魏徵曰貞觀之初陛

下志在節儉求諫不倦比來營繕微多諫者頗有忤旨

此其所以異耳

比毗至翻忤五故翻

帝拊掌大笑曰誠有是事

辛未帝親錄繫囚見應死者憫之縱使歸家期以來秋來就死仍赦天下死囚皆縱遣使至期來詣京師是

歲党項羌前後內屬者三十萬口

党底朗翻

公卿以下請封

禪者前後相屬

屬之欲翻

上諭以舊有氣疾恐登高增劇公

等勿復言

復扶又翻

上謂侍臣曰朕比來決事或不能皆

如律令公輩以為事小不復執奏夫事無不由小而致

大此乃危亡之端也

比毗至翻  
夫音扶

昔關龍逢忠諫而死

逢皮

江翻朕每痛之煬帝驕暴而亡公輩所親見也公輩常宜

為朕思煬帝之亡朕常為公輩念關龍逢之死

為于偽翻

何

患君臣不相保乎

上謂魏徵曰為官擇人不可造次

朱元晦曰造次急遽  
苟且之時造七到翻

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

則小人競進矣對曰然天下未定則專取其才不考其

行喪亂既平

行下孟翻下  
同喪息浪翻

則非才行兼備不可用也

觀此

則天下已定之後  
可不為官擇人乎

七年春正月更名破陳樂曰七德舞

更工衡翻左傳楚莊王曰武有七德

楚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故以為樂舞之名新志七德舞圖左圖右方先偏後伍交錯屈伸以象魚麗鵠命呂才以圖教樂工百二十八人被銀甲執戟而舞凡三變每變為四陣象擊刺往來歌者和曰秦王破陳樂杜佑曰破陳樂舞圖左圖右方先偏後伍魚麗鵠箕張翼舒交錯屈伸首尾回互以象戰陳之形凡為三變每變有四陣有來往疾徐擊刺之象以應歌節發揚蹈厲聲韻慷慨陳讀曰陣

癸巳宴三

品已上及州牧蠻夷酋長於玄武門奏七德九功之舞

首慈由翻長知兩翻

太常卿蕭瑀上言七德舞形容聖功有所未

盡

瑀音禹上時掌翻

請寫劉武周薛仁果竇建德王世充等擒

獲之狀上曰彼皆一時英雄今朝廷之臣往往嘗北面  
事之若覩其故主屈辱之狀能不傷其心乎瑀謝曰此  
非臣愚慮所及魏徵欲上偃武修文每侍宴見七德舞  
輒俛首不視見九功舞則諦觀之

俛音免諦都計翻審也

三月

戊子侍中王珪坐漏泄禁中語左遷同州刺史庚寅以  
祕書監魏徵為侍中直太史雍人李淳風

雍縣屬岐州雍於用

翻奏靈臺候儀制度疎畧但有赤道請更造渾天黃道

儀

更工衡翻渾戶本翻

許之癸巳成而奏之

時李淳風上言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則渾天儀也周禮土圭正日中以求地中有以見日行  
黃道之驗也暨于周末此器乃亡漢洛下閎作渾儀其  
後賈逵張衡亦有之而惟驗七曜並循赤道按冬至極  
南夏至極北而赤道常定於中國無南北之異蓋渾儀  
無黃道久矣上異其說因詔為之儀表裏三重下據準  
基上如十字末樹鰲足以張四表一曰六合儀有天經  
雙規金渾緯規金常規相結於四極之內列二十八宿  
十日十二辰經緯三百六十五度二曰三辰儀圓經八  
尺有璿璣規日游規列宿所行轉於六合之內三曰四  
游儀圖樞為軸以連結玉衡游筭而貫約矩規又玄極  
北樹北辰南矩地軸傍轉於內玉衡在玄樞之間而南  
北遊仰以觀天之辰宿下以識器之晷度皆用銅為之

夏五月癸未上幸九成宮 雅州道行軍總管張士

貴擊反獠破之

雅州漢嚴道縣地隋廢州置臨邛郡唐復為雅州獠魯皓翻

秋八

月乙丑左屯衛大將軍譙敬公周範卒上行幸常令範

與房玄齡居守

卒子恤翻  
守式又翻

範為人忠篤嚴正疾甚不肯

出外竟終於內省與玄齡相抱而訣曰所恨不獲再奉

聖顏 辛未以張士貴為龔州道行軍總管使擊反獠

龔州臨江郡漢猛陵縣地隋為永平郡武林縣貞觀  
三年置鸞州於今州東仍於鸞州之故所置龔州

九月山東河南四十餘州水遣使賑之

使疏吏翻  
賑津忍翻

去

歲所縱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無人督帥皆如期自

詣朝堂

帥讀曰率朝直遙翻  
下斷死罪止二十九人

考異曰四年實錄云天  
今年實錄乃有二百九

十九人何頓多如此事已可疑又白居易樂府云死囚  
四百來歸獄舊本紀統紀年代記皆云二百九十八人今  
從新書無一人亡匿者上皆赦之 冬十月庚申上還  
刑法志

京師 十一月壬辰以開府儀同三司長孫無忌為司

空長知兩翻無忌固辭曰臣忝預外戚恐天下謂陛下為私

上不許曰吾為官擇人惟才是與偽翻苟或不才雖親

不用襄邑王神符是也神符少威嚴不為下所畏又足不良于行由是歸第如其

有才雖讎不棄魏徵等是也今日所舉非私親也 十

二月甲寅上幸芙蓉園景龍文館記芙蓉園在京師羅城東南隅本隋世之離宮也青



林重複綠水瀾漫帝城勝景也

丙辰校獵少陵原

少陵原在長安城南屬萬年縣界少始照

翻

戊午還宮從上皇置酒故漢未央宮

漢故未央宮在長安宮城北禁

苑之西偏

考異曰舊高祖紀八年閏武於城西高祖

親自臨視

還置酒於未央宮高祖實錄不記年月據太

宗實錄八年正月

利可汗死今從唐歷

上皇命突厥頡利可汗起舞又命

南蠻酋長馮智戴詠詩

厥九勿翻頡奚結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酋慈由翻長知兩翻

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帝奉觴上壽

上時掌翻曰

今四夷入臣皆陛下教誨非臣智力所及昔漢高祖亦

從太上皇置酒此宮宴自矜大

漢高祖十年置酒未央宮奉玉卮為太上皇壽

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賴不能治產業臣所不取也上皇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

大悅殿上皆呼萬歲帝謂左庶子于志寧右庶子杜

正倫曰朕年十八猶在民間民之疾苦情偽無不知之

及居大位區處世務猶有差失况太子生長深宮

處呂翻

長知兩翻百姓艱難耳目所未涉能無驕逸乎卿等不可不

極諫太子好嬉戲頗虧禮法志寧與右庶子孔穎達數

直諫

好呼到翻數所角翻

上聞而嘉之各賜金一斤帛五百匹

工部尚書段綸奏徵巧工楊思齊上令試之綸使先造

傀儡

傀儡木偶戲也杜佑曰窟礪子亦曰傀儡子作偶人以戲善歌舞本喪樂也漢末始用之於嘉會北

齊高緯尤所好問市盛行焉余按列子偃師以此伎奉周穆王其來久矣傀儡口猥翻偶落猥翻上曰得

巧工庶供國事卿令先造戲具豈百工相戒無作淫巧

之意邪

月令孟春之月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邪音耶

乃削綸階

唐制工部尚書正三品階則不得立於三品班中

嘉陵州獠反

嘉州眉山郡獠捷為

南安縣地陵州陵山郡漢蜀郡廣都捷為郡武陽二縣東界之地獠魯皓翻

命邦江府統軍

牛進達擊破之

唐楊州有邦江府兵邦胡安翻

上問魏徵曰羣臣上

書可采及召對多失次何也

臣上時掌翻

對曰臣觀百司奏

常事數日思之及至上前三分不能道一况諫者拂意

觸忌

拂與  
拂同

非陛下借之辭色豈敢盡其情哉上由是接

羣臣辭色愈溫嘗曰煬帝多猜忌臨朝對羣臣多不語

朝直  
遙翻

朕則不然與羣臣相親如一體耳

八年春正月癸未突厥頡利可汗卒

厥九勿翻頡奚結  
翻可從刊入聲汗

音寒卒  
子恤翻

命國人從其俗焚尸葬之

辛丑行軍總管張

士貴討東西王洞反獠平之

東西王洞獠  
蓋在龔州界

上欲分遣

大臣為諸道黜陟大使

使疏吏翻考異曰實錄舊本  
紀但云遣蕭瑀等巡省天下按

時止有十道而會要統紀皆云發十六道黜陟大  
使据姓名止有十三人皆所未詳故但云諸道未得

其人李靖薦魏徵上曰徵箴規朕失不可一日離左右

離力智翻乃命靖與太常卿蕭瑀等凡十三人分行天下察

長吏賢不肖

行下孟翻  
長知兩翻

問民間疾苦禮高年賑窮乏

賑津

翻起淹滯俾使者所至如朕親覩三月庚辰上幸九

成宮夏五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初吐谷渾可汗伏

允吐從噉入聲谷音浴可從刊入聲汗音寒考異曰  
實錄十年立諾曷鉢詔稱伏允為順步薩鉢今從舊

傳遣使入貢未返大掠鄯州而去使疏吏翻宋白曰鄯  
州西南至廓州廣城

縣故承風嶺吐谷  
上遣使讓之徵伏允入朝稱疾不至

鄯時戰翻  
朝直遙翻

仍為其子尊王求婚上許之令其親迎

為于偽翻

迎魚敬翻

尊王又不至乃絕昏伏允又遣兵寇蘭廓二州

蘭州

金城郡以阜  
蘭山名州

伏允年老信其臣天柱王之謀數犯邊

數所

角翻

又執唐使者趙德楷上遣使諭之十返又引其使者

臨軒親諭以禍福伏允終無悛心

悛丑緣翻

六月遣左驍衛

大將軍段志玄為西海道行軍總管左驍衛將軍樊興  
為赤水道行軍總管將邊兵及契苾党項之衆以擊之

吐谷渾中有赤水城近河源驍堅堯翻將邊即亮翻契  
欺訖翻必翻党底朗翻考異曰實錄六年三月

吐谷渾冠蘭州不云遣志玄擊之吐谷渾冠蘭廓二州

無年月新本紀此夏遣志玄實錄十月志玄破吐谷渾

故參酌置此又新書本紀是夏吐谷渾冠涼州遣志玄

等伐之實錄十月辛丑志玄破吐谷渾而不書遣將日

月新紀亦無破吐谷渾月日實錄冠涼州在十一月今參用之

秋七月山東河南淮

海之間大水 上屢請上皇避暑九成宮上皇以隋文

帝終於彼惡之 九成宮即隋之仁壽宮隋文帝仁壽四年崩於仁壽宮惡烏路翻冬十

月營大明宮 大明宮在禁苑東南西接宮城之東北隅日東內程大昌曰大明宮地本太極宮之

後苑東南面射殿也地在龍首山上龍朔二年高宗

染風痺惡太極宮卑下就修大明宮改曰蓬萊宮以

為上皇清暑之所未成而上皇寢疾不果居 辛丑段

志玄擊吐谷渾破之追奔八百餘里去青海三十餘里

吐谷渾中有青海關駟曰漢金城郡臨羌縣西有甲禾羌海世謂之青海東去西平二百五十里西平唐鄯州

也吐從瞰入吐谷渾驅牧馬而遁 甲子上還京師

右僕射李靖以疾遜位許之十一月辛未以靖為特進

封爵如故祿賜吏卒並依舊給俟疾小瘳瘳丑留翻每三兩

日至門下中書平章政事唐初政事堂在門下省歐陽脩曰平章事之名始此

甲申吐蕃贊普棄宗弄讚考異曰太宗實錄贊普作贊府高宗實錄棄宗作器宗



今從舊傳

遣使入貢仍請昏

使疏史翻

吐蕃在吐谷渾西南近世

浸彊蠶食他國土宇廣大勝兵數十萬

勝音升

然未嘗通

中國其王稱贊普俗不言姓王族皆曰論官族皆曰尚

吐蕃本西羌屬蓋百有五十種散處河湟江岷間有發羌唐旄等末始與中國通居析支水西祖曰鶻提勃悉

野健武多智稍并諸羌據其地蕃發聲近故其子孫曰吐蕃而姓勃罕野或曰南涼秃髮烏孤之後二子曰樊

尼曰倂檀為乞伏熾盤所滅樊尼罕殘部降沮渠蒙遜沮渠滅樊尼率兵西濟河踰積石遂撫有羣羌云其俗

謂彊雄曰贊丈夫曰善故號君長為贊普其地直長安八千里距鄯善五百里劉昫曰吐蕃秃髮氏之後語訛

曰吐蕃宋白曰樊尼奔沮渠蒙遜署臨松郡丞沮渠滅建國西土改姓勃罕野時人謂丞為贊府語訛為贊普

吐從  
入聲

棄宗美讚有勇畧四鄰畏之上遣使者馮德遐

往慰撫之 丁亥吐谷渾寇涼州己丑下詔大舉討吐

谷渾

考異曰舊傳云吐谷渾拘趙德楷太宗遣使宣諭十餘返竟無悛心九年詔李靖等討伐太宗實

錄己丑吐谷渾拘我行人趙德楷即下此詔十二月遣李靖等令從實錄據舊傳拘德楷在前據實錄先遣使

宣諭後拘德楷即下 上欲得李靖為將為其老重勞之

詔伐之今兩存之 重難也以其年老難勞之以征 靖聞之請行上大悅十

二月辛丑以靖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節度諸軍兵部

尚書侯君集為積石道刑部尚書任城王道宗為鄯善

道涼州都督李大亮為且末道岷州都督李道彥為赤

水道利州刺史高甌生為鹽澤道行軍總管

西海鄯善且末皆隋

破吐谷渾所置郡名積石山在隋河源郡赤水城亦在河源郡鹽澤在西海郡任音壬鄯時戰翻且子餘翻

并突厥契苾之衆擊吐谷渾帝聘隋通事舍人鄭仁

基女為充華

充華舊有之唐六宮之職無此官

詔已行冊使將發

使疏吏翻

魏徵聞其嘗許嫁士人陸爽遽上表諫

上時掌翻

帝聞之大

驚手詔深自克責命停冊使房玄齡等奏稱許嫁陸氏

無顯狀大禮既行不可中止爽亦表言初無婚姻之議

帝謂徵曰羣臣或容希合與亦自陳何也對曰彼以為  
陛下外雖捨之或陰加罪譴故不得不然帝笑曰外人  
意或當如是朕之言未能使人必信如此邪 中年丞

皇甫德參

中年縣漢屬河南郡晉屬滎陽郡後魏屬廣武郡為治所隋開皇十年改曰郟城縣大業

改曰圃田縣唐武德三年更名中年丞貳令治縣事上縣丞從八品下中下縣各以差降一品

上言修

洛陽宮勞人收地租厚斂俗好高髻蓋宮中所化

上時掌翻

下上書同斂力膽翻好呼到翻下不好同

上怒謂房玄齡等曰德參欲國家

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宮人皆無髮乃可其意邪欲治其

謗訕之罪

治直之翻

魏徵諫曰賈誼當漢文帝時上書云可

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

見十四卷漢文帝六年

自古上書不

激切不能動人主之心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

漢書李左

車有是言

唯陛下裁察上曰朕罪斯人則誰敢復言

復扶又翻

乃

賜絹二十匹他日徵奏言陛下近日不好直言雖勉強

含容非曩時之豁如

強具兩翻

上乃更加優賜拜監察御史

監古街翻

中書舍人高季輔上言

考異曰貞觀政要季輔疏在三年會要在八

年按舊傳季輔貞觀初拜御史累轉中書舍人故從會要置此

外官卑品猶未得祿饑

寒切身難保清白今倉廩浸實宜量加優給然後可責

以不貪嚴設科禁又密王元曉等皆陛下之弟比見帝

子拜諸叔

量音良比毗至翻

叔皆答拜紊亂昭穆

紊音問昭時招翻

宜

訓之以禮書奏上善之

西突厥咄陸可汗卒其弟同

娥設立是為沙鉢羅咥利失可汗

咥徒結翻入丑栗翻

九年春正月党項先內屬者皆叛歸吐谷渾三月庚辰

洮州羌叛入吐谷渾殺刺史孔長秀

洮土力翻

壬午赦天

下乙酉鹽澤道行軍總管高甑生擊叛羌破之庚

寅詔民貲分三等未盡其詳宜分九等

唐會要武德六年三月令天下

戶量其資產定為三等今分九等蓋於三等各分上中下也

上謂魏徵曰齊後主

周天元皆重斂百姓厚自奉養力竭而亡譬言如饒人自

噉其肉肉盡而斃何其愚也

斂力贍翻饒七咸翻貪食而多取之為饒噉徒覽翻

又徒然二主孰為優劣對曰齊後主懦弱政出多門

懦弱乃

卧翻又奴亂翻

周天元驕暴威禍在已雖同為亡國齊主尤劣

也夏閏四月癸酉任城王道宗敗吐谷渾於庫山

敗補

邁翻下兇敗等敗之敗同軍至走入嶂山已行數十里諸將議欲息兵

考異曰舊道宗傳云賊聞道宗固請

追討李靖然之而君集不從道宗遂帥偏師并行無道  
去大軍十日追及之賊據險苦戰道宗潛遣千餘騎踰  
山襲其後賊表裏受敵一時奔潰庫山嶧山不知其所  
以為同異據嶧山已行數千里今不取今即以爲庫山  
之戰也

吐谷渾可汗伏允悉燒野草輕兵走入磧

磧七迹翻

諸

將以爲馬無草疲瘦未可深入侯君集曰不然鄉者段

志玄軍還纔及鄯州虜已至其城下蓋虜猶完實衆爲

之用故也今一敗之後鼠逃鳥散斥候亦絕君臣攜離

父子相失取之易於拾芥

易以鼓翻

此而不乘後必悔之李

靖從之

考異曰舊道宗傳云道宗固請追討李靖然之而君集不從靖傳云軍次伏侯城吐谷渾燒



去野草以餒我師退保大非川諸將咸言春草未生馬已羸瘦不可赴敵唯靖決計而進深入敵境遂踰積石山按實錄庫山之捷可汗謀將入磧以避官軍道宗復曰栢海近河源古來罕有至者賊既西走未知的處尋段之行實資馬力今馬疲糧少遠入為難未若且向鄯州待馬肥之後更圖進取君集曰不然段志玄曩者纔至鄯州賊眾便到城下良由彼國尚完允徒阻命今者一敗以後斥候亦絕君臣相失父子攜離乘其迫懼取同俯拾栢海雖遙便可鼓行而至也靖又然之道宗傳與實錄相違今從實錄

中分其軍為兩

道靖與薛萬均李大亮由北道君集與任城王道宗由

南道戊子靖部將薛孤兒敗吐谷渾於曼頭山斬其名

王大獲雜畜以充軍食

畜計救翻

癸巳靖等敗吐谷渾於牛

心堆

水經注湟水自臨羌縣東流合龍駒川水又東合  
晉昌川水又東合長寧川水又東合牛心川水水

出其南遠山東北流逕牛心堆又

又敗諸赤水源

考異曰

東逕西平亭西東北入于湟水

實錄癸巳李靖侯君集任城王道宗等破吐谷渾於赤  
水源按本文自庫山中分士馬為兩道靖趣北路出曼  
頭山踰赤水君集道宗趣南路歷破邏真谷然則赤水  
之戰君集道宗不在彼也今刪去其名又吐谷渾傳獲  
其高昌王慕容孝簡不  
知在何戰今亦刪去 侯君集任城王道宗引兵行無

人之境二千餘里盛夏降霜經破邏真谷其地無水人

斫冰馬噉雪

通即佐翻斫下  
沒翻人戶結翻

五月追及伏允於烏海

隋志

河源郡有烏海  
在漢哭山西

與戰大破之獲其名王薛萬均薛萬徹

又敗天柱王於赤海

赤海蓋即赤水深廣處  
舊萬徹傳作赤水源契苾何力傳

考異曰

作赤水川

今從實錄

上皇自去秋得風疾庚子崩於垂拱殿

舊書

帝紀崩於大安宮之

垂拱前殿年七十

甲辰羣臣請上準遺誥視軍國大

事上不許乙巳詔太子承乾於東宮平決庶政 赤水

之戰薛萬均薛萬徹輕騎先進為吐谷渾所圍兄弟皆

中槍

騎奇寄翻下同中竹仲翻

失馬步闕從騎死者什六七左領軍

將軍契苾何力將數百騎救之竭力奮擊所向披靡萬

均萬徹由是得免

從才用翻披丕彼翻

李大亮敗吐谷渾於蜀渾

山

山在赤海西

獲其名王二十人將軍執失思力敗吐谷渾

於居茹川李靖督諸軍經積石山河源至且末窮其西

境聞伏允在突倫川

考異曰吐谷渾傳云伏允西走圖倫積蓋即突倫川虜語轉耳今

從契苾何力傳

將奔于闐契苾何力欲追襲之薛萬均懲其前

敗固言不可何力曰虜非有城郭隨水草遷徙若不因

其聚居襲取之一朝雲散豈得復傾其巢穴耶

復扶又翻

自

選驍騎千餘直趣突倫川萬均乃引兵從之

驍堅堯翻趣七喻翻

考異曰吐谷渾傳云萬均率輕銳追奔入磧數百里及其餘黨破之蓋何力先進而萬均從之也

磧中

乏水將士刺馬血飲之

刺七亦翻

襲破伏允牙帳斬首數千

級獲雜畜二十餘萬伏允脫身走俘其妻子侯君集等

進逾星宿川至栢海還與李靖軍合

畜許救翻宿音秀考異曰吐谷渾

傳栢海作栢梁今從實錄實錄及吐谷渾傳皆云君集與李靖會於大非川按十道圖大非川在青海南烏海星宿海栢海並在其西且末人在其西極遠據靖已至且末又過烏海星宿川至栢海豈得復會於大非川於事可疑故不敢著其地吐谷渾傳又云兩軍會於大非川至破邏真谷大寧王順乃降按實錄歷破邏真谷人行月餘日乃至星宿川然則破邏真谷在星宿川東甚遠矣豈得返至其處邪今從實錄

大寧王順

隋氏之甥伏允之嫡子也為侍中於隋久不得歸伏允

立侍子為太子及歸意常快快

順歸見一百八十七卷  
高祖武德二年快於兩

翻

會李靖破其國國人窮蹙怨天柱王順因衆心斬天

柱王舉國請降伏允帥千餘騎逃磧中十餘日衆散稍

盡為左右所殺

降戶江翻帥讀曰率  
谷渾傳云自縊而死今從實錄

考異曰吐

國人

立順為可汗壬子李靖奏平吐谷渾乙卯詔復其國以

慕容順為西平郡王趙故呂烏甘豆可汗

趙渠詘翻人  
九勿翻杜佑

巨屈  
翻

上慮順未能服其衆仍命李大亮將精兵數千為

其聲援 六月己丑羣臣復請聽政上許之其細務仍

委太子太子頗能聽斷是後上每出行幸常令居守監

國

復扶又翻斷丁亂翻  
守手又翻監工衛翻

秋七月庚子鹽澤道行軍副

總管劉德敏擊叛羌破之 丁巳詔山陵依漢長陵故

事

長陵漢高祖陵也皇甫謐曰長陵東西廣百二十步  
高十三丈房玄齡云高九丈蓋尺度之長短有古今

之異務存隆厚期限既促功不能及祕書監虞世南上

疏以為聖人薄葬具親非不孝也深思遠慮以厚葬適

足為親之累

上時亭翻  
累力瑞翻

故不為耳昔張釋之有言使其

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

見十四卷漢  
文帝三年

劉向言死者

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

見三十卷漢

成帝永始元年

其言深切誠合至理伏惟陛下聖德度越唐虞

而厚葬其親乃以秦漢為法臣竊為陛下不取雖復不

藏金玉

為于偽翻復扶又翻下同

後世但見丘壟如此其大安知無

金玉邪且今釋服已依霸陵

用漢文帝遺詔三十六日釋服也

而丘壟

之制獨依長陵恐非所宜伏願依白虎通

班固等述白虎通義六卷

為三仞之墳器物制度率皆節損仍刻石立之陵旁別

書一通藏之宗廟用為子孫永久之灋疏奏不報世南



復上疏以為漢天子即位即營山陵遠者五十餘年今

以數月之間為數十年之功恐於人力有所不逮上乃

以世南疏授有司令詳處其宜

復扶又翻  
處昌呂翻

房玄齡等議

以為漢長陵高九丈原陵高六丈

原陵漢光武  
陵也高去聲

今九丈

則太宗三仞則太卑請依原陵之制從之 辛亥詔國

初草創宗廟之制未備今將遷祔宜令禮官詳議諫議

大夫朱子奢請立三昭三穆而虛太祖之位

昭時  
招翻

於是

增修太廟祔弘農府君及高祖并舊神主四為六室

弘  
農

府君

房玄齡等議以涼武昭王為始祖

涼王李暠

左

庶子于志寧議以為武昭王非王業所因不可為始祖

上從之 党項寇疊州 李靖之擊吐谷渾也厚賂党

項使為鄉導

鄉請曰鄉

党項酋長拓跋赤辭來謂諸將曰隋

人無信喜暴掠我

喜許記翻

今諸軍苟無異心我請供其資

糧如或不然我將據險以塞諸軍之道

塞悉則翻

諸將與之

盟而遣之亦水道行軍總管李道彥行至闊水

闊水在党項羈

唐開川界

見赤辭無備襲之獲牛羊數千頭於是羣羌怨怒

屯野狐峽道彥不得進赤辭擊之道彥大敗死者數萬

退保松州左驍衛將軍樊興逗留失軍期

遼音留

士卒失

亡多乙卯道彥興皆坐減死徙邊上遣使勞諸將於大

斗拔谷

勞力到翻

薛萬均排毀契苾何力自稱已功何力不

勝忿

勝音升

拔力起欲殺萬均諸將救止之上聞之以讓

何力何力具言其狀

具言赤水之戰拔萬均兄弟於圍中及見排毀之狀也

上怒

欲解萬均官以授何力何力固辭曰陛下以臣之故解

萬均官羣

無知以陛下為重番輕漢轉相誣告馳競

必多且使番人謂諸將皆如萬均將有輕漢之心上善

之而止尋令宿衛北門檢校屯營事

北門玄武門也按會要貞觀十二年

於玄武門置左右屯營以諸衛將軍領之其兵名曰飛騎何力檢校屯營蓋十二年以後事史究言之

尚

宗女臨洮縣主

洮土刀翻

岷州都督鹽澤道行軍總管高

甌生後軍期李靖按之甌生恨靖誣告靖謀反按驗無

狀八月庚辰甌生坐減死徙邊或言甌生秦府功臣寬

其罪上曰甌生違李靖節度又誣其反此而可寬法將

安施且國家自起晉陽功臣多矣若甌生獲免則人人

犯法安可復禁乎

復扶人翻

我於舊勲未嘗忘也為此不敢

赦耳

為于偽翻

李靖自是闔門杜絕賓客雖親戚不得妄見

也

以李靖事太宗然猶如此豈非功名之際難居哉

上欲自詣園陵

園陵謂獻陵

羣臣以上哀毀羸瘠固諫而止

羸瘠為翻瘠而尺翻

冬十月乙

亥處月初遣使入貢處月處密皆西突厥之別部也

庚寅葬太武皇帝於獻陵

獻陵在京兆三原縣東之十八里

廟號高祖

以穆皇后祔葬

太穆皇后竇氏初葬壽安陵今祔獻陵

加號太穆皇后

十一月庚戌詔議於太原立高祖廟祕書監顏師古議

以為寢廟應在京師漢世郡國立廟非禮乃止 戊午

以光祿大夫蕭瑀為特進復令參預政事

蕭瑀罷預聞  
朝政見上卷

貞觀四年  
復扶又翻

上曰武德六年以後高祖有廢立之心而未

定我不為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斯人也不可

以利誘不可以死脅真社稷臣也

誘音  
西

因賜瑀詩曰疾

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又謂瑀曰卿之忠直古人不過

然善惡太明亦有時而失瑀再拜謝魏徵曰瑀違衆孤

立唯陛下知其忠勁彊不遇聖明求免難矣 特進李

靖

唐六典正二品曰特進注曰二漢及魏以為加官從本官服無吏卒品第二位次諸公在開府驃騎上江

左皆兼官梁班第十七北齊特進第二品隋特進為正二品散官唐因之

上書請依遺誥御

常服臨正殿弗許

上時掌翻

吐谷渾甘豆可汗久質中國

質音致

國人不附竟為其下所殺子燕王諾曷鉢立諾曷

鉢幼大臣爭權國中大亂十二月詔兵部尚書侯君集

等將兵援之先遣使者諭解

將即亮翻使疏吏翻

有不奉詔者隨

宜討之

十年春正月甲午上始親聽政

辛丑以突厥拓設阿

史那社爾為左驍衛大將軍

驍堅亮翻

社爾處羅可汗之子

也年十一以智略聞可汗以為拓設建牙於磧北與欲

谷設分統敕勒諸部居官十年未嘗有所賦斂

斂力瞻翻

諸

設或鄙其不能為富貴社爾曰部落苟豐於我足矣諸

設慙服

突厥謂子弟典兵者為設與社爾同時典兵者非一人故曰諸設

及薛延陀叛

攻破欲谷設

事見一百九十二卷元年

社爾兵亦敗將其餘衆走保

西陲

將即亮翻

頡利可汗既亡

見上卷四年

西突厥亦亂吐陸可

汗兄弟爭國

事見同上

社爾詐往降之引兵襲破西突厥取



其地幾半

降戶江翻  
幾居希翻

有衆十餘萬自稱答布可汗社爾

乃謂諸部曰首為亂破我國者薛延陀也我當為先可

汗報仇擊滅之

為于  
偽翻

諸部皆諫曰新得西方宜且留鎮

撫今遽捨之遠去西突厥必來取其故地社爾不從擊

薛延陀於磧北連兵百餘日會咥利失可汗立

見上  
八年

社

爾之衆苦於人役多棄社爾逃歸

逃歸咥  
利失

薛延陀縱兵

擊之社爾大敗走保高昌其舊兵在者纔萬餘家又畏

西突厥之逼遂帥衆來降

帥讀曰率  
降戶江翻

敕處其部落於靈

州之北

處呂呂翻

留社爾於長安尚皇妹南陽長公主

新舊書皆

作衡陽長公主

陽長知兩翻

典屯兵於苑內

癸丑徙趙王元景為

荆王魯王元昌為漢王鄭王元禮為徐王徐王元嘉為

韓王荆王元則為彭王滕王元懿為鄭王吳王元軌為

霍王幽王元鳳為虢王陳王元慶為道王魏王靈夔為

燕王

自此以上皆皇弟也

蜀王恪為吳王越王泰為魏王燕王祐

為齊王梁王曄為蜀王郢王暉為蔣王漢王貞為越王

申王慎為紀王

自恪以下皇子也燕因肩翻  
恪於今翻鄭音誤暉於粉翻

二月乙

丑以元景為荊州都督元昌為梁州都督元禮為徐州  
都督元嘉為潞州都督元則為遂州都督靈夔為幽州  
都督恪為潭州都督泰為相州都督佑為齊州都督悛  
為益州都督憚為安州都督貞為揚州都督泰不之官  
以金紫光祿大夫張亮行都督事

唐制凡注官階卑而擬高者則曰守階高

而擬卑則曰行今張亮行都督事乃用宋齊  
諸王典方面置行事之例與注官之行不同

上以泰好

文學

好呼到翻

禮接士大夫特命於其府別置文學館聽自

引名學士

為泰圖東宮張本

三月丁酉吐谷渾王諾曷鉢遣

使請頒歷行年號遣子弟入侍並從之

使疏吏翻

丁未以諾

曷鉢為河源郡王烏地也拔勤豆可汗 癸丑諸王之

藩上與之別曰兄弟之情豈不欲常共處邪但以天下

之重不得不爾諸子尚可復有兄弟不可復得

處昌呂翻復扶

又翻因流涕嗚咽不能止

上之流涕嗚咽者抑思建成元吉之事乎

夏六月

壬申以溫彥博為右僕射太常卿楊師道為侍中 侍

中魏徵屢以目疾求為散官

散悉直翻

上不得已以徵為特

進仍知門下事

雖不居侍中之職猶令知門下事

朝章國典參議得失

朝直遙翻徒流以上罪詳事聞奏其祿賜吏卒並同職事特進

散官也祿賜吏卒同職事官所以優賢也

長孫皇后性仁孝儉素好讀書

常與上從容商略言事

好呼到翻從于容翻

因而獻替裨益宏多

上或以非罪譴怒宮人后亦陽怒請自推鞠因命囚繫

候上怒息徐為申理由是宮壺之中刑無枉濫豫章公

主早喪其母后收養之慈愛逾於所生

豫章公主上女也後下嫁唐儀

識為于偽翻壺苦本翻喪息浪翻

妃嬪以下有疾后親撫視輟已之藥

膳以資之宮中無不愛戴訓諸子常以謙儉為先太子

乳母遂安夫人

唐制太子乳母封郡夫人睦州遂安郡

嘗白后以東宮器

用少請奏益之

少詩  
沼翻

后不許曰為太子患在德不立名

不揚何患無器用邪上得疾累年不愈后侍奉晝夜不

離側

離力  
智翻

常繫毒藥於衣帶曰若有不諱義不獨生后

素有氣疾前年從上幸九成宮柴紹等中夕告變上擐

甲出閣問狀后扶疾以從

擐音宦從  
才用翻

左右止之后曰上

既震驚吾何心自安由是疾遂甚太子言於后曰醫藥

備盡而疾不瘳

瘳丑  
留翻

請奏赦罪人及度人入道庶獲冥

福后曰死生有命非智力所移若為善有福則吾不為

惡如其不然妄求何益救者國之大事不可數下

數所  
角翻

道釋異端之教蠹國病民皆上素所不為奈何以吾一

婦人使上為所不為乎必行汝言吾不如速死太子不

敢奏私以語房玄齡

語牛  
倨翻

玄齡白上上哀之欲為之赦

為于  
偽翻

后固止之及疾篤與上訣時房玄齡以譴歸第后

言於帝曰玄齡事陛下久小心慎密竒謀秘計未嘗宣

泄苟無大故願勿棄之妾之本宗因緣葭莩以致祿位

漢書曰非有葭莩之親張宴曰葭蘆葉也莩葉裏白皮也  
也晉灼曰莩莩裏之白皮也皆取喻於輕薄也師古曰  
葭蘆也莩者其莩中白皮至薄者也葭  
莩喻著莩音孚張言葉裏白皮非也  
既非德舉易致

顛危欲使其子孫保全慎勿處之權要但以外戚奉朝

請足矣

以無忌之賢不能自保則后之所慮為深遠矣易以鼓翻處昌呂翻朝直遙翻

妄生無

益於人不可以死害人

用記檀弓成子高語意

願勿以丘壘勞費

天下但因山為墳器用瓦木而已仍願陛下親君子遠

小人納忠諫屏讒慝省作役止遊畋

遠于願翻屏必郢翻

妄雖沒

於九泉誠無所恨兒女輩不必令來見其悲哀徒亂人



意因取衣中毒藥以視上曰妾於陛下不豫之日誓以

死從乘輿不能當吕后之地耳

吕后事見漢紀乘絕證翻

已卯崩于

立政殿

閣本太極宮園東上閣門之東有萬春殿萬春殿之東有立政殿唐六典太極殿之北有兩儀

殿兩儀殿之東曰萬春殿兩儀之左曰獻春門獻春門之左曰立政門其內曰立政殿

后嘗采自

古婦人得失事為女則三十卷又嘗著論駁漢明德馬

后以不能抑退外親使當朝貴盛徒戒其車如流水馬

如龍

見四十六卷漢章帝建初二年駁北角翻朝直遙翻

是開其禍敗之源而防

其末流也及崩宮司并女則奏之

唐制內職有宮正糾懲形史記功書過六

典尚儀局有司籍二人掌經史教學奏女則者蓋司籍也

上覽之悲慟以示近臣曰

皇后此書足以垂範百世朕非不知天命而為無益之悲但入宮不復聞規諫之言

復扶又翻下今復同

失一良佐故不

能忘懷耳乃召房玄齡使復其位秋八月丙子上謂

羣臣曰朕開直言之路以利國也而比來上封事者多

訐人細事

比毗至翻上時掌翻訐居謁翻

自今復有為是者朕當以讒

人罪之冬十一月庚午葬文德皇后於昭陵

昭陵在京兆醴

泉縣西北六十里

將軍段志玄宇文士及分統士衆出肅章門

唐六典曰西內太極殿次北曰朱明門門之左曰虔化門右曰肅章門肅章之西曰揮政門又曰兩儀殿蓋古之內朝也承天之門東曰長樂門北入恭禮門又北入虔化門則宮內也承天門之西曰永安門北入安仁門又北入肅章門則宮內也

帝夜使宮官至二人所士及開營內之志

玄閉門不納曰軍門不可夜開使者曰此有手敕志玄

曰夜中不辯真偽竟留使者至明帝聞而歎曰真將軍

也帝復為文刻之石

使疏吏翻復扶又翻下復何亦復同

稱皇后節儉遺

言薄葬以為盜賊之心止求珍貨既無珍貨復何所求

朕之本志亦復如此王者以天下為家何必物在陵中

乃為已有今因九峻山為陵

峻祖紅翻

鑿石之工纔百餘人

數十日而畢不藏金玉人馬器皿皆用土木形具而已

庶幾姦盜息心存沒無累

幾居希翻累力瑞翻

當使百世子孫奉

以為法上念后不已於苑中作層觀

觀古玩翻

以望昭陵嘗

引魏徵同登使視之徵熟視之曰臣昏眊不能見

眊莫報翻

上指示之徵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

之矣上泣為之毀觀

為于偽翻

十二月戊寅朱俱波甘棠

遣使入貢朱俱波在葱嶺之北去瓜州二千八百里甘

棠在大海南

朱俱波亦曰朱俱槃漢子合國也甘棠在西海之南崑崙人也二國皆在西域使疏

吏翻上曰中國既安四裔自服然朕不能無懼昔秦始皇

威振胡越二世而亡唯諸公匡其不逮耳魏王泰有

寵於上或言三品以上多輕魏王上怒引三品以上作

色讓之曰隋文帝時一品以下皆為諸王所顛躓

躓音致

彼豈非天子兒邪

邪音耶

朕但不聽諸子縱橫耳

縱如字又于容

翻橫戶孟

聞三品以上皆輕之我若縱之豈不能折辱

公輩乎

折之古翻

房玄齡等皆惶懼流汗拜謝魏徵獨正色

曰臣竊計當今羣臣必無敢輕魏王者在禮臣子一也

春秋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

春秋僖八年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

伯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洮公羊傳曰王人者何微者也曷為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

三品以

上皆公卿陛下所尊禮若紀綱大壞固所不論聖明在

上魏王必無頓辱羣臣之理隋文帝驕其諸子使多行

無禮卒皆夷滅又足法乎

辛子恤翻

上悅曰理到之語不得

不服朕以私愛忘公義鄉者之忿自謂不疑及聞徵言

方知理屈人主發言何得容易乎

易以鼓翻

上曰灋令不

可數變數變則煩官長不能盡記

數所角翻  
長知兩翻

又前後差

違吏得以為姦自今變漚皆宜詳慎而行之 治書侍

御史權萬紀上言宣饒二州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

萬緡

治直之翻宋白曰饒州漢為鄱陽縣吳置鄱陽郡  
梁置吳州陳廢州復為郡隋平陳罷郡為饒州徐

湛鄱陽記云北有堯山又以地饒衍遂如食  
為饒今郡圖又云以山川蘊物珍奇故名饒

上曰朕貴

為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與其

多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

肖而專言稅銀之利昔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

陸賈  
新語

曰聖人不用珠玉而寶其身故舜棄黃金於堯  
巖之山捐珠玉於五湖之川以杜淫邪之欲也  
漢之桓

靈乃聚錢為私藏

事見五十七卷漢靈帝  
光和元年藏祖浪翻

卿欲以桓靈

俟我邪

邪音耶

是日黜萬紀使還家

是歲更命統軍為

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

唐制上府折衝都尉正四  
品上中府正四品下下府

正五品下上府果毅都尉從五品下中府正  
六品上下府從六品下更上衡翻將即亮翻

凡十道置

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一皆隸諸衛及東宮

六率

東宮六率者左右衛率擬上臺左右衛將軍左右  
宗衛率擬左右領軍將軍左右監門率擬左右監

門將軍後又置左右虞候率擬左右金吾將  
軍左右內率擬左右千牛將軍通謂之十率

凡上府兵



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三百人為團團有校

尉

校戶  
教翻

五十人為隊隊有正十人為火火有長

長知  
兩翻

每

人兵甲糧裝各有數皆自備輸之庫有征行則給之年

二十為兵六十而免其能騎射者為越騎

越騎者言具  
勁勇能超越

也騎奇  
寄翻

其餘為步兵每歲季冬折衝都尉帥其屬教戰

帥讀  
曰率

當給馬者官予其直市之

予讀  
曰與

凡當宿衛者番上

兵部以遠近給番遠疎近數皆二月而更

時制五百里  
為五番千里

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十里十番外為十二番若簡  
留宿衛者五百里為七番千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為

十二番上時掌翻數  
所角翻更工衡翻

十一年春正月徙鄆王元裕為鄧王鄆工翻譙王元名為

舒王 辛卯以吳王恪為安州都督晉王治為并州都

督紀王慎為秦州都督將之官上賜書戒敕曰吾欲遺

汝珍玩恐益驕奢遺于季翻不如得此一言耳 上作飛山

宮觀明年廢明德宮及飛山宮之玄圃院以給洛 庚子

特進魏徵上疏上時掌翻以為煬帝恃其富彊不虞後患窮

奢極欲使百姓困窮以至身死人手社稷為墟陛下撥

亂返正宜思隋之所以失我之所以得撤其峻宇安於卑宮若因基而增廣襲舊而加飾此則以亂易亂殃咎必至難得易失可不念哉

易以鼓翻

房玄齡等先受詔定

律令

先悉薦翻

以為舊法兄弟異居蔭不相及而謀反連坐

皆死祖孫有蔭而止應配流據禮論情深為未愜今定律祖孫與兄弟緣坐者俱配沒從之自是比古死刑除其太半天下稱賴焉玄齡等定律五百條立刑名二十

等

笞刑五自十至于五十杖刑五自六十至于百徒刑五自一年至于三年流刑三自千里至于三千里死

刑二  
絞斬

比隋律減大辟九十二條

辟毗亦翻

減流入徒者七十

一條凡削煩去蠹變重為輕者不可勝紀

去羌呂翻勝音升

又

定令一千五百九十餘條武德舊制釋奠於太學以周

公為先聖孔子配饗玄齡等建議停祭周公以孔子為

先聖顏回配饗又刪武德以來敕格定留七百條至是

頒行之又定枷杻鉗鐐杖笞皆有長短廣狹之制

械具頸曰

枷械其手曰杻鉗以鉄劫束之也鐐以鉄琅當之也杖長三尺五寸削去節目訊杖大頭徑三分二厘小頭一分二厘常行杖大頭二分七釐小頭一分七釐釐笞杖大頭二分小頭一分有半杻女九翻

自張蘊古

之死

見上卷五年

法官以出罪為戒時有失入者又不加罪

上嘗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日刑網稍密何也對曰此

在主上不在羣臣人主好寬則寬好急則急律文失入

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失入無辜失出更復大罪是以

吏各自免競就深文非有教使之然畏罪故耳陛下儻

一斷以律則此風立變矣上悅從之由是斷獄平允

呼好

到翻斷  
丁亂翻

上以漢世豫作山陵免子孫倉猝勞費又志

在儉矣恐子孫從俗奢靡二月丁巳自為終制因山為

陵容棺而已 甲子上行幸洛陽宮 上至顯仁宮

隋志

河南壽安縣有顯仁宮  
煬帝大業元年所起

官吏以缺儲侍有被譴者

侍直里翻

被皮義翻 魏徵諫曰陛下以儲侍譴官吏臣恐承風相扇異

日民不聊生殆非行幸之本意也昔煬帝諷郡縣獻食

視其豐儉以為賞罰

見一百八十三卷大業十二年

故海內叛之此陛

下所親見奈何欲效之乎上驚曰非公不聞此言因謂

長孫無忌等曰朕昔過此買飯而食僦舍而宿

僦子就翻

今

供頓如此豈得嫌不足乎 三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庚子上宴洛陽宮西苑泛積翠池

洛陽西苑北距北邙西至孝水南帶洛水

丈渠穀洛二水會于其間慮其泛溢為三陂以禦之一曰積翠二曰月陂三曰上陽苑牆周迴一百二十六里

顧謂侍臣曰煬帝作此宮苑結怨於民

築西苑見一百八十卷大業元

年今悉為我有正由宇文述虞世基裴蘊之徒內為諂

諛外蔽聰明故也可不戒哉

按隋煬帝大業元年令宇文述作洛陽西苑述恐當

作愷房玄齡魏徵上所定新禮一百三十八篇

上時掌翻

丙午

詔行之以禮部尚書王珪為魏王泰師

唐初因魏晉之制諸王置

師一人開元改曰傅

上謂泰曰汝事珪當如事我泰見珪輒先拜

珪亦以師道自居珪子敬直尚南平公主

公主上女也

先是

公主下嫁

先悉薦翻

皆不以婦禮事舅姑珪曰今主上欽明

動循禮法吾受公主謁見豈為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

耳乃與其妻就席坐令公主執筭行盥饋之禮

筭音煩竹器也

以盛棗栗服脩盥音管以盤水沃洗手也婦以特豚饋士昏禮曰舅坐于阼階西面姑坐于房外面婦執筭棗栗束面拜奠于舅席訖婦又執服脩升進北面拜奠于姑席舅姑入于室婦盥饋特豚明婦順也右胖載之舅姐左胖載之姑

是後公主始行婦禮自珪始 羣臣

復請封禪

五年諸州朝集使請封禪六年文

上使秘書



監顏師古等議其禮房玄齡裁定之 夏四月己卯魏

徵上疏以為人主善始者多克終者寡豈取之易而守

之難乎

上時掌翻  
易以鼓翻

蓋以殷憂則竭誠以盡下

殷音  
隱

安逸

則驕恣而輕物盡下則胡越同心輕物則六親離德雖

震之以威怒亦皆貌從而心不服故也人主誠能見可

欲則思知足將興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

盈則思挹損遇逸樂則思撙節

處昌呂翻樂音  
洛撙慈損翻

在宴安

則思後患防壅蔽則思延納疾讒邪則思正己行爵賞

則思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

僭僭差濫濫濫也

無是

十思而選賢任能固可以無為而治

治直之翻

又何必勞神

苦體以代百司之任哉



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貢生臣黃永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九十五  
六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卷七千一百八十一

史部

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五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唐紀十一

起疆圉作靈五月盡上  
章因敦凡三年有奇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中之上

貞觀十一年

觀古  
玩翻

五月壬申魏徵上疏以為陛下欲善

之志不及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

上時掌翻  
少詩沼翻譴

罰積多威怒微厲乃知貴不期驕富不期侈非虛言也

書周官曰位不期驕祿不期侈孔安國注曰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至魏徵引之且

以隋之府庫倉廩戶口甲兵之盛考之今日安得擬倫

然隋以富彊動之而危我以寡弱靜之而安安危之理

皎然在目昔隋之未亂也自謂必無亂其未亡也自謂

必無亡故賦役無窮征伐不息以至禍將及身而尚未

之寤也夫鑒形莫如止水鑒敗莫如亡國扶音伏願取

鑒於隋去奢從約親忠遠佞去羌呂翻以當今之無事

行疇昔之恭儉則盡善盡美固無得而稱焉夫取之實

難守之甚易陛下能得其所難豈不能保其所易乎

去毛

呂翻遠于願  
翻易以政翻

六月右僕射虞恭公溫彥博薨

射寅謝  
翻諡法

尊賢敬讓曰恭執事堅  
固曰恭執禮御賓曰恭

彥博久掌機務知無不為上謂

侍臣曰彥博以憂國之故精神耗竭我見其不逮已二

年矣恨不縱其安逸竟天天年

天於  
紹翻

丁巳上幸明德

宮

顯慶二年改明德宮  
監為東都苑南面監

己未詔荊州都督荆王元景

等二十一王所任刺史咸令子孫世襲

令力  
丁翻

戊辰又以

功臣長孫無忌等十四人為刺史

長知  
兩翻

亦令世襲非有



大故無得黜免 己巳徙許王元祥為江王 秋七月

癸未大雨穀洛溢入洛陽宮

按唐六典洛陽都城隋大業元年詔楊素宇文愷移

故都創造南直伊闕之口北倚邙山之塞東出瀍水之東西踰澗水之西洛水貫都有河漢之象焉東去故都十八里都城西連禁苑穀洛二水會于禁苑之間至玄宗開元二十四年以穀洛二水或泛溢疲費人功遂出內庫和雇修三陂以禦之一曰積翠二曰月陂三曰上陽爾後二水無勞役之患 壞官寺民居

壞音怪

溺死者六千餘人

溺奴狄翻

魏徵上疏以為文子曰

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

漢書藝文志曰文子老子

弟子與孔子並時上時掌翻

自王道休明十有餘年然而德化未洽

者由待下之情未盡誠信故也今立政致治必委之君

子

治直吏翻

事有得失或訪之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踈遇

小人也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踈則情不上通夫中智

之人豈無小慧

夫音扶

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

誠猶未免有敗況內懷姦宄其禍豈不深乎

宄音軌

夫雖

君子不能無小過苟不害於正道斯可略矣既謂之君

子而復疑其不信

復扶又翻

何異立直木而疑其影之曲乎

陛下誠能慎選君子以禮信用之何憂不治

治直吏翻

不然

危亡之期未可保也上賜手詔褒美曰昔晉武帝平吳

之後志意驕怠何曾位極台司不能直諫乃私語子孫

自矜明智

事見八十七卷晉懷帝永嘉三年語牛倨翻

此不忠之大者也得

公之諫朕知過矣當置之几案以比弦韋

用董安于西門豹事

乙未車駕還洛陽

自明德宮還洛陽宮還從宣翻又音如字

詔洛陽宮為水

所毀者少加修繕纔令可居

少詩沼翻下同令九丁翻

自外衆材給

城中壞廬舍者令百官各上封事極言朕過

上時掌翻

壬寅

廢明德宮及飛山宮之玄圃院給遭水者

八月甲子

上謂侍臣曰上封事者皆言朕游獵太頻今天下無事

武備不可忘朕時與左右獵于後苑無一事煩民夫亦

何傷

扶夫音

魏徵曰先王惟恐不聞其過陛下既使之上

封事正得恣其陳述苟其言可取固有益於國若其無

取亦無所損上曰公言是也皆勞而遣之

勞力到翻

侍御

史馬周上疏

上時掌翻

以為三代及漢歷年多者八百少者

不減四百良以恩結人心人不能忘故也自是以降多

者六十年少者纔二十餘年皆無恩於人本根不固故

也陛下當隆禹湯文武之業為子孫立萬代之基豈得

但持當年而已今之戶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給役者兄

去弟還道路相繼陛下雖加恩詔使之裁損然營繕不

休民安得息故有司徒行文書曾無事實晉漢之文景

恭儉養民武帝承其豐富之資故能窮奢極欲而不至

於亂鄉使高祖之後即傳武帝漢室安得久存乎

斯確論也

又京師及四方所造乘輿器用及諸王妃主服飾議者

皆不以為儉

乘繩證翻

夫昧爽丕顯後世猶怠

左傳晉叔向引讒鼎之銘

以為言杜預注曰昧旦早起也丕大也  
言夙興以務大顯後世猶懈怠夫音扶陛下少居民間

知民疾苦尚復如此況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

詩少

照翻復扶又翻長竹兩翻更工衡翻

萬歲之後固聖慮所當憂也臣觀自

古以來百姓愁怨聚為盜賊其國未有不亡者人主雖

欲追改不能復全

復扶又翻下不復同又音如字

故當修於可修之時

不可悔之於已失之後也蓋幽厲嘗笑桀紂矣煬帝亦

笑周齊矣不可使後之笑今如今之笑煬帝也貞觀之

初天下饑歟

觀古玩翻歟苦筆翻穀梁傳曰一穀不升曰歟

斗米直匹絹而百

姓不怨者知陛下憂念不忘故也今比年豐穰

比翻

匹

絹得粟十餘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復念之多營

不急之務故也

又復扶翻

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以蓄積多

少在於百姓苦樂

少詩治翻  
樂音洛

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

倉而李密因之

貯丁  
呂翻

東都積布帛而世充資之西京府

庫亦為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夫蓄積固不可無要當人

有餘力然後收之不可強歛以資寇敵也

夫音扶  
兩翻  
強其  
歛力  
膽

翻夫儉以息人陛下已於貞觀之初親所履行在於今

日為之固不難也陛下必欲為久長之謀不必遠求上

古但如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

觀古玩古

陛下寵遇諸王頗

有過厚者

時魏王泰有寵於帝故周言及之

萬代之後不可不深思也

且魏武帝愛陳思王及文帝即位囚禁諸王但無縲綈

耳

事見漢獻帝紀及魏文帝紀縲力追翻綈息列翻朱元晦曰縲黑索也綈擊也古者獄以黑索拘繫罪人

然則武帝愛之適所以苦之也又百姓所以治安

治直吏翻

唯在刺史縣令苟選用得人則陛下可以端拱無為今

朝廷唯重內官而輕州縣之選刺史多用武人或京官



不稱職始補外任

朝直遙翻  
稱尺證翻

邊遠之處用人更輕所以

百姓未安殆由於此疏奏上稱善久之謂侍臣曰刺史

朕當自選縣令宜詔京官已上各舉一人 冬十月癸

丑詔勲戚亡者皆陪葬山陵

唐制凡功臣密戚請陪葬  
葬者聽之以文武分為左

右而列若宮人陪葬則陵戶為之成墳唐會要載昭陵陪葬者宮嬪公主主壻勲貴及祖父陪陵而子孫從葬者及四裔君長入宿衛而陪葬者名氏最多用此詔也

上獵于洛陽苑

唐六典洛陽苑在都

城之西北距北邙西至孝水南帶洛水支渠穀洛二水會于其間東面十七里南面三十九里西面五十里北面二十里周廻一百二十六里有羣豕突出林中上引弓四發殪四豕

有豕突前及馬銓

殪壹計翻銓都鄧翻鞍銓

民部尚書唐儉投馬搏

之上拔劍斬豕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邪

武德

中帝開天策上將府以唐儉為長史長知兩翻將即亮翻邪音耶

何懼之甚對曰漢高

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治之

漢陸賈諫高祖之言治直之翻

陛下以

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上悅為之罷獵

復扶又胡

為于偽翻尋加光祿大夫

安州都督吳王恪數出畋獵

數所

角翻頗損居人侍御史柳範奏彈之丁丑恪坐免官削戶

三百上曰長史權萬紀事吾兒不能匡正罪當死柳範

曰房玄齡事陛下猶不能止畋獵豈得獨罪萬紀上大

怒拂衣而入久之獨引範謂曰何面折我

折之舌翻

對曰陛

下仁明臣不敢不盡愚直

古語有之君仁則臣直又曰君明則臣直故柳範云然

上悅十一月辛卯上幸懷州丙午還洛陽宮故荆

州都督武士彠女年十四上聞其美召入後宮為才人

為武氏亂唐張本彠一號翻

考異曰舊則天本紀崩

時年八十三唐歷焦璐唐朝年代記統紀馬總唐年小

錄聖運圖會要皆云八十一唐錄政要貞觀十三年入  
宮據武氏入宮年十四今從吳兢實錄為八十二故置

此年

十二年春正月乙未禮部尚書王珪奏三品已上遇親

王於路皆降乘非禮

乘繩證翻

上曰卿輩苟自崇貴輕我諸

子特進魏徵曰諸王位次三公今三品皆九卿八座為

王降乘誠非所宜當

為于偽翻

上曰人生壽夭難期萬一太

子不幸安知諸王它日不為公輩之主何得輕之

時太子承

乾有足疾魏王泰有寵太宗此言同有以泰代承乾之心矣天子紹翻

對曰自周以來皆

子孫相繼不立兄弟所以絕庶孽之窺窬塞禍亂之源

本

孽魚列翻  
宜悉則翻

此為國者所深戒也上乃從珪奏吏部

尚書高士廉黃門侍郎韋挺禮部侍郎令狐德棻中書

侍郎岑文本撰氏族志成上之

令音聆棻符分翻撰士免翻上時掌翻

先

是山東人士崔盧李鄭諸族好自矜地望

先悉薦翻好呼到翻

雖

累葉陵夷苟他族欲與為昏姻

白虎通曰昏者昏時行禮故曰昏姻者婦人因

夫故曰姻賢曰妻父曰婚婦父曰姻

必多責財幣或捨其鄉里而妄稱名

族或兄弟齊列而更以妻族相陵上惡之

惡烏路翻

命士廉

等徧責天下譜牒質諸史籍考其真偽辨其昭穆

譜博古翻

課達協翻昭時招翻

第其甲乙褒進忠賢貶退姦逆分為九等士

庶等以黃門侍郎崔民幹為第一上曰漢高祖與蕭曹

樊灌皆起閭閻布衣卿輩至今推仰以為英賢豈在世

祿乎高氏偏居山東梁陳僻在江南雖有人物蓋何足

言況其子孫才行衰薄

行下孟翻  
下德行同

官爵陵替而猶卬然

以門地自負販鬻松楨依託富貴棄廉忘恥不知世人

何為貴之今三品以上或以德行或以勲勞或以文學

致位貴顯

行下  
孟翻

彼衰世舊門誠何足慕而求與為昏雖

多輸金帛猶為彼所偃蹇我不知其解何也

解猶  
說也

今欲

釐正訛謬捨名取實而卿曹猶以崔民幹為第一是輕

我官爵而徇流俗之情也乃更命刊定專以今朝品秩

為高下

更工衡翻  
朝直遙翻

於是以皇族為首外戚次之降崔民

幹為第三

九等之次皇族為上之上外戚  
為上之中崔民幹為上之下

凡二百九十

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頒於天下 二月乙卯車駕西

還

自洛陽西還長安還  
從宣翻又音如字

癸亥幸河北觀砥柱

自西還便  
道幸河北

縣河北縣漢晉屬河東郡後魏置河北郡隋廢郡復為  
縣屬蒲州縣南河中有砥柱山貞觀元年以河北縣改

屬陝州括地志曰陝州  
河北縣本漢大陽縣

甲子巫州獠反

貞觀元年分  
辰州之龍標

縣置巫州  
獠魯皓翻

夔州都督齊善行敗之

敗補  
適翻

俘男女三千餘

口 乙丑上祀禹廟丁卯至柳谷觀鹽池

禹都安邑後  
人立廟於其

地安邑有鹽池則  
柳谷亦當在安邑

庚午至蒲州刺史趙元楷課父老服

黃紗單衣迎車駕盛飾解舍樓觀

解古隘翻  
觀古玩翻

又飼羊百

餘頭魚數百頭以饋貴戚

飼祥  
史翻

上數之曰朕巡省河洛

數所具翻又所  
主翻省悉景翻

凡有所須皆資庫物卿所為乃亡隋之

弊俗也甲戌幸長春宮

戊寅詔曰隋故鷹擊郎將堯

君素雖桀犬吠堯有乖倒戈之志而疾風勁草實表歲



寒之心可贈蒲州刺史仍訪其子孫以聞

將即亮翻堯君素事始一

百八十四卷隋恭帝義寧元年終一百八十六卷高祖武德二年漢鄒陽曰桀之大可使吠堯武王代紂前徒倒戈攻其後以北吠徒廢翻

閏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丁未車駕

至京師 三月辛亥著作佐郎鄧世隆表請集上文章

上曰朕之辭令有益於民者史皆書之足為不朽若為

無益集之何用梁武帝父子陳後主隋煬帝皆有文集

行於世何救於亡為人主患無德政文章何為遂不許

丙子以皇孫生宴五品以上於東宮上曰貞觀之前

從朕經營天下玄齡之功也貞觀以來繩愆糾繆魏徵

之功也

觀古  
玩翻

皆賜之佩刀上謂徵曰朕政事何如往年

對曰威德所加比貞觀之初則遠矣人悅服則不逮也

上曰遠方畏威慕德故來服若其不逮何以致之對曰

陛下往以未治為憂故德義日新今以既治為安故不

逮

治直  
吏翻

上曰今所為猶往年也何以異對曰陛下貞觀

之初恐人不諫常導之使言中間悅而從之今則不然  
雖勉從之猶有難色所以異也上曰其事可聞歟對曰

陛下昔欲殺元律師孫伏伽以為法不當死陛下賜以

蘭陵公主園直百萬或云賞太厚

蘭陵公主上女也下嫁竇懷慈上以其園

賞孫伏伽陛下云朕即位以來未有諫者故賞之此導之使

言也司戶柳雄妄訴隋資

隋資隋朝所授官資也

陛下欲誅之納

戴胄之諫而止是悅而從之也近皇甫德參上書諫修

洛陽宮陛下恚之雖以臣言而罷勉從之也

皇甫德參事見上卷

八年上時掌翻恚于避翻

上曰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夏

五月壬申弘文館學士永興文懿公虞世南卒

唐六典弘文館

學士無員數後漢有東觀魏有崇文館宋元嘉有文士  
兩館宋秦始至齊永明有總文館梁有士林館北齊有  
文林館後周有崇文館或典校理或司撰著或兼訓生  
徒若令弘文館之任也武德初置修文館武德末改為  
弘文館永興縣屬鄂州諡法  
溫柔賢善曰懿卒子恤翻

上哭之慟世南外和柔而

內忠直上嘗稱世南有五絕一德行

行下孟翻

二忠直三博

學四文辭五書翰

秋七月癸酉

以吏部尚書高士廉

為右僕射

乙亥吐蕃寇弘州

弘恐當作松吐從暇入聲

八月霸

州山獠反

按天寶元年招附生羌置靜戎郡乾元元年方置霸州又松州都督府所管党項羈縻州

有霸州然當以其酋豪為刺史而此霸州又是儀鳳二年松州加督三十八州之數獠魯皓翻燒殺刺

史向邵陵及吏民百餘家 初上遣使者馮德遐撫慰

吐蕃

吐從瞰入聲

吐蕃聞突厥吐谷渾皆尚公主

厥九勿翻谷音浴

遣使隨德遐入朝

使疏吏翻朝直遥翻

多齎金寶奉表求婚上未

之許使者還言於贊普棄宗弄讚曰臣初至唐唐待我

甚厚許尚公主會吐谷渾王入朝相離間

間古覓翻

唐禮遂

衰亦不許昏弄讚遂發兵擊吐谷渾吐谷渾不能支遁

于青海之北民畜多為吐蕃所掠吐蕃進破党項白蘭

諸羌帥衆二十餘萬屯松州西境

党底朗翻帥讀曰牽

遣使貢金

帛云來迎公主尋進攻松州敗都督韓威

敗補邁翻下敗吐同

羌

酋閣州刺史別叢卧施諾州刺史把利步利並以州叛

歸之

貞觀五年以党項降羌置羈縻州有濶州諾州皆屬松州都督府無閣州酋慈由翻

連兵不

息其大臣諫不聽而自縊者凡八輩

縊于計翻又于賜翻

壬寅以

吏部尚書侯君集為當彌道行軍大總管甲辰以右領

軍大將軍執失思力為白蘭道左武衛將軍牛進達為

闊水道左領軍將軍劉簡為洮河道行軍總管督步騎

五萬擊之

洮土刀翻騎奇寄翻

吐蕃攻城十餘日進達為先鋒九

月辛亥掩其不備敗吐蕃于松州城下

宋白曰松州之地漢魏諸羌居

之及晉內附以其地屬汶山郡後魏時鄧至王像舒據之遣使朝貢始置甘松縣後周置龍涸防唐置松州去

長安二千里百五十里

斬首千餘級弄讚懼引兵退遣使謝罪因

復請婚

使疏吏翻復扶又翻

上許之

甲寅上問侍臣創業與守

成孰難房玄齡曰草昧之初

易曰天造草昧王弼注云造物之始始于冥昧故曰

草昧也廣雅草造也董云草昧微物

與羣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

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

成難矣上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

創業之難徵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  
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之難既已往矣守成  
之難方當與諸公慎之玄齡等拜曰陛下及此言四海  
之福也 初突厥頡利既亡北方空虛

厥九勿翻  
頡奚結翻

薛延

陀真珠可汗帥其部落建庭于都尉捷山北獨邏水南

按薛延陀建庭之地在鬱督軍山東南距京師纔三千  
里而羸新書曰烏德捷山左右噶昆河獨邏河皆屈曲  
東北流噶昆在南獨邏在北過回紇牙帳東北五百里  
而合流可從刊入聲汗音寒帥讀曰率捷居言翻邏郎

佐勝兵二十萬

勝音

立其二子拔酌頡利苾主南北部



必翻上以其彊盛恐後難制癸亥拜其二子皆為小可

汗各賜鼓纛

纛徒到翻

外示優崇實分其勢冬十月乙亥

巴州獠反

後漢於宕渠北界置漢昌縣後魏於縣置大谷郡又於郡北置巴州隋改為清化郡唐復

為巴州獠魯

皓翻下同已卯改于始平

曹魏置始平縣屬扶風晉分立始平郡後魏復

為縣屬扶風隋屬京兆九域志在府西八十里

乙未還京師

鈞州獠反遣桂

州都督張寶德討平之十一月丁未初置左右屯營

飛騎於玄武門以諸將軍領之又簡飛騎才力驍健善

騎射者號百騎衣五色袍乘駿馬以虎皮為鞵

騎奇寄翻驍堅

堯翻衣於既翻凡遊幸則從馬 己巳明州獠反吳置越

九德郡以古越裳之地也隋屬驩州遣交州都督李道

彥討平之 十二月辛巳左武侯將軍上官懷仁擊反

獠于壁州後漢和帝分宕縣之東置宣漢縣梁分宣漢

置始寧縣元魏分始寧縣置諾水縣武德八是歲以給

事年分巴州之始寧縣置壁州始寧郡中馬周為中書舍人周有機辯中書侍郎岑文本常

稱馬君論事援引事類揚榷古今毛晃曰揚榷大舉又

託岳舉要刪煩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增亦不可減聽之

靡靡令人忘倦

霍王元軌好讀書恭謹自守舉措不

妄為徐州刺史與處士劉玄平為布衣交

好呼到翻  
處昌呂翻

人

問玄平王所長玄平曰無長問者怪之玄平曰夫人有

所短乃見所長

扶夫音

至於霍王無所短吾何以稱其長

哉初西突厥啞利失可汗分其國為十部每部有酋

長一人

酋慈由翻長知兩翻  
可從刊入聲汗音寒

仍各賜一箭謂之十箭又

分左右廂左廂號五咄陸置五大吸居碎葉以東右廂

號五弩失畢置五大俟斤居碎葉以西通謂之十姓

咄陸

五吸號處木昆律吸胡祿屋闕吸攝舍提敦吸突騎施  
賀邏施吸鼠尼施處半吸弩失畢五侯斤號阿悉結闕  
侯斤哥舒闕侯斤拔寒幹暇沙鉢侯斤阿悉結泥孰侯  
斤阿舒虛半侯斤碎葉城在馬者碎葉川出安西西北  
千里至碎葉杜佑曰碎葉川長千餘里東頭有熱海西  
頭有怛邏期城吐當沒翻吸陟劣翻康曰侯渠之切

咥利失失衆心為其臣統吐屯所襲咥利失兵敗與其

弟步利設走保馬者

新書曰馬者國直京師西七千里而羸橫六百里縱四百里其國東

高昌西龜茲南尉黎北烏孫漢舊國也

統吐屯等將立欲谷設為大可汗

會統吐屯為人所殺欲谷設兵亦敗咥利失復得故地

復扶又翻又音如字

至是西部竟立欲谷設為乙毗咄陸可汗乙

毗咄陸既立與咥利失大戰殺傷甚衆因中分其地自

伊列水以西屬乙咄陸以東屬咥利失

伊列水亦名伊麗水注詳見後

處月處密與高昌共攻拔焉耆五城掠男女一千五

百人焚其廬舍而去

為伐高昌張本

十三年春正月乙巳車駕謁獻陵

唐謁陵之制設行宮距陵十里設坐於齋

室設小次於陵所道西南大次於寢西南侍臣次於大次西南陪位者次又於西南皆東向文官於北武官於南朝集使又於其南皆相地之宜皇帝至行宮即齋室陵令以玉冊進署設御位於陵東南隅西向有岡麓之闕則隨地之宜又設位於寢宮之殿東陞之東南西向尊姑陳於堂戶東南百官行從宗室客使位神道左右

寢宮則分方序立大次前其日未明五刻陳黃麾仗于陵寢三刻行事官及宗室親五等諸親三等以上及客使之當陪者就位皇帝素服乘馬華蓋繖扇侍臣騎從詣小次出次至位再拜又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又再拜少選太常卿請辭皇帝再拜又再拜奉禮曰奉辭在位者再拜皇帝還小次乘馬詣大次仗衛列立以俟行百官宗室諸親客使序立次前皇帝步至寢宮南門仗衛止乃入由東序進殿陞東南位再拜升自東階北向再拜又再拜入省服玩杖拭帳簣進太牢之饌加珍羞皇帝出尊所酌酒入三奠爵北向立太祝二人持玉冊立于戶外東向跪讀皇帝再拜又再拜乃出戶當前北向立太常卿請辭皇帝再拜出東門還大次宿行宮丁

未還宮 戊午加左僕射房玄齡太子少師玄齡自以

居端揆十五年

左右僕射尚書省長官故曰端揆按武德九年房玄齡為中書令貞觀二年為

左僕射至是才十一年未及十五年也少始照翻

男遺愛尚上女高陽公主女

為韓王妃

韓王元嘉高祖之子

深畏滿盈上表請解機務

上時掌翻

上

不許玄齡固請不已詔斷表乃就職

斷音短丁管翻今之讓官者奉表三

讓不許勃斷來章則問門不復受其表即唐制之斷表也

太子欲拜玄齡設儀衛待

之玄齡不敢謁見而歸時人美其有讓玄齡以度支繫

天下利害嘗有闕求其人未得乃自領之

唐制度度支郎中掌天下租

賦物產豐約之宜水陸道塗之利歲計所出而支調之以近及遠與中書門下議定乃奏國之大計所關也玄齡審官求賢未得其人故自領之唐中世以後宰相多判度支蓋昉于此度徒洛翻

禮部尚書

永寧懿公王珪薨

永寧縣屬洛州

珪性寬裕自奉養甚薄於令

三品已上皆立家廟

唐制三品已上得立廟祭三代

珪通貴已久獨祭

於寢為法司所劾

劾戶槩翻又戶得翻

上不問命有司為之立廟

以愧之

司為于偽翻下上為同

二月庚辰以光祿大夫尉遲敬

德為鄜州都督

尉紆勿翻鄜芳無翻

上嘗謂敬德曰人或言卿反

何也對曰臣反是實臣從陛下征伐四方身經百戰今

之存者皆鋒鏑之餘也天下已定乃更疑臣反乎因解

衣投地出其癰瘻

癰薄官反瘻音夷

上為之流涕曰卿復服朕



不疑卿故語卿何更恨邪上又嘗謂敬德曰朕欲以女妻

卿何如

邪音耶語牛倨  
翻妻七細翻

敬德叩頭謝曰臣妻雖鄙陋相

與共貧賤久矣臣雖不學聞古人富不易妻此非臣所

願也上乃止

戊戌尚書奏近世掖庭之選

掖音亦

或微

賤之族禮訓蔑聞

謂由侍兒及  
歌舞得進者

或刑戮之家憂怨所積

謂緣坐沒  
入掖庭者

請自今後宮及東宮內職有關皆選良家有

才行者充

行下  
孟翻

以禮聘納其沒官口及素微賤之人皆

不得補用上從之

上既詔宗室羣臣襲封刺史左庶

子于志寧以為古今事殊恐非久安之道上疏爭之

上時

掌翻下同

侍御史馬周亦上疏以為堯舜之父猶有朱均之

子

朱均謂丹朱商均也

儻有孩童嗣職萬一驕愚兆庶被其殃而

國家受其敗

孩何開翻被皮義翻

正欲絕之也則子文之治猶在

左傳楚鬬椒作亂莊王滅若敖氏既而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其孫箴尹克黃復其所

治直吏翻

正欲留之也而藥廩之惡已彰

左傳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

先亡對曰其藥氏乎藥廩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馬愛其甘棠况其子乎藥廩死盈之善未及民武子所施沒矣而廩之怨實彰將於是乎在

與其毒

害於見存之百姓

見賢  
遍翻

則寧使割恩於已亡之一臣明

矣然則向所為愛之者乃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

茅土疇其戶邑必有材行隨器授官

行下  
孟翻

使其人得奉

大恩而子孫終其福祿會司空趙州刺史長孫無忌等

皆不願之國上表固讓

長知  
兩翻

稱承恩以來形影相弔若

履春冰

春來冰薄履之  
則有陷溺之懼

宗族憂虞如寘湯火緬惟三代

封建蓋由力不能制因而利之禮樂節文多非已出兩

漢罷侯置守蠲除曩弊深協事宜

守式  
又翻

今因臣等復有

變更

復扶又翻  
更工衡翻

恐紊聖朝綱紀

紊音問朝  
直遙翻

且後世愚幼

不肖之嗣或抵冒邦憲自取誅夷

冒莫北翻

更因延世之賞

致成勦絕之禍良可哀愍

勦子小翻

願停渙汗之旨賜其性

命之恩無忌又因子婦長樂公主固請於上

主嫁無忌  
子冲樂音

洛且言臣披荆棘事陛下今海內寧一奈何棄之外州

與遷徙何異上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通義意欲公之

後嗣輔朕子孫共傳永久而公等乃復發言怨望朕豈

强公等以茅土邪

復扶又翻  
强其兩翻邪音耶

庚子詔停世封刺史

高昌王麴文泰多過絕西域朝貢

朝直遙翻下同

伊吾先臣

西突厥既而內屬

事見一百九十三卷四年厥九勿翻

文泰與西突厥共

擊之上下書切責

下遐嫁翻

徵其大臣阿史那矩欲與議事

文泰不遣遣其長史麴雍來謝罪

長知兩翻

頡利之亡也

一見

百九十三卷四年

中國人在突厥者或奔高昌詔文泰歸之文泰

蔽匿不遣又與西突厥共擊破焉耆焉耆訴之

掠焉耆見上卷六年

又見上年上遣虞部郎中李道裕往問狀

虞部郎掌京城街巷種植山澤苑囿草木

薪炭供頓田獵之事屬工部

且謂其使者曰高昌數年以來朝貢脫略

無藩臣禮所置官號皆準天朝築城掘溝預備攻討我

使者至彼文泰語之云鷹飛于天雉伏于蒿猫遊于堂

鼠噉于穴

使疏吏翻語牛  
倨翻噉而笑翻

各得其所豈不能自生邪又

遣使謂薛延陀曰既為可汗則與天子匹敵何為拜其

使者事人無禮又聞隣國為惡

使疏吏翻下  
同間古覓翻

不誅善何

以勸明年當發兵擊汝三月薛延陀可汗遣使上言奴

受恩思報請發所部為軍導以擊高昌

可從刊入聲汗  
音寒上時掌翻

上遣民部尚書唐儉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齋繒帛

賜薛延陀與謀進取

繒慈陵翻

夏四月戊寅上幸九成宮

初突厥突利可汗之弟結社率從突利入朝

厥九勿翻可從刊入

聲汗音寒朝直遙翻

歷位中郎將

將即亮翻

居家無賴怨突利斥之乃

誣告其謀反上由是薄之久不進秩結社率陰結故部

落得四十餘人謀因晉王治四鼓出宮開門辟仗

辟毗亦翻

馳入宮門直指御帳可有大功甲申擁突利之子賀邏

鶻夜伏于宫外

邏郎佐翻鶻戶骨翻

會大風晉王未出結社率恐

曉遂犯行宮踰四重幕弓矢亂發衛士死者數十人折

衝孫武開等帥衆奮擊

重直龍翻折之舌翻折衝折衝都尉也帥讀曰率

久之

乃退馳入御廐盜馬二十餘匹北走度渭欲奔其部落

追獲斬之原賀邏鶻投于嶺表 庚寅遣武侯將軍上

官懷仁擊巴壁洋集四州反獠平之

洋音祥獠魯皓翻

虜男女

六千餘口 五月旱甲寅詔五品以上上封事

上封時掌翻下

同魏徵上疏以為陛下志業比貞觀之初漸不克終者

凡十條

觀古玩翻

其間一條以為頃年以來輕用民力乃云

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

易以政翻

自古未有因百姓



逸而敗勞而安者也此恐非興邦之至言上深加獎歎

云已列諸屏障朝夕瞻仰并錄付史官仍賜徵黃金十

斤廐馬二匹六月渝州人侯弘仁自牂柯開道經西

趙出邕州以通交桂

東謝蠻西接牂柯蠻南接西趙蠻牂柯之別帥曰羅殿今廣西買馬

路自桂州至邕州橫山寨二十餘程自橫山至杞國二十

十二程又至羅殿十程此即侯弘仁所道者也邕州漢

鬱林郡領方縣地晉分鬱林置晉興郡隋廢晉興為宣  
化縣屬鬱林郡唐武德四年置南晉州貞觀六年改邕

州朗寧郡牂  
柯音臧哥

蠻俚降者二萬八千餘戶

牂音里降  
戶江翻

丙

申立皇弟元嬰為滕王自結社率之反言事者多云

突厥留河南不便

河南謂北河之南漢衛青擊匈奴所收河南地是也厥九勿翻

秋七

月庚戌詔右武侯大將軍化州都督懷化郡王李思摩

為乙彌泥孰俟利苾可汗賜之鼓纛

俟渠之翻苾毗必翻纛徒到翻

突

厥衆番在諸州安置者並令度河還其舊部俾世作藩

屏

屏必郢翻

長保邊塞突厥咸憚薛延陀不肯出塞上遣司

農卿郭嗣本賜薛延陀璽書

璽斯氏翻

言頡利既敗

頡奚結翻

其

部落咸來歸化我略其舊過嘉其後善待其達官皆如

吾百僚部落皆如吾百姓中國貴尚禮義不滅人國前

破突厥止為頡利一人為百姓害

止為于偽翻

實不貪其土

地利其人畜恒欲更立可汗

恒戶登翻下同

故置所降部落於

河南任其畜牧今戶口蕃滋

蕃扶元翻

吾心甚喜既許立之

不可失信秋中將遣突厥度河復其故國爾薛延陀受

冊在前

延陀受冊見一百九十三卷二年

突厥受冊在後後者為小前

者為大爾在磧北突厥在磧南各守土疆鎮撫部落其

踰分故相抄掠

磧七跡翻分扶問翻抄楚交翻

我則發兵各問其罪薛

延陀奉詔於是遣思摩帥所部建牙於河北

河北則大磧之南帥

讀曰

上御齊政殿餞之思摩涕泣奉觴上壽曰奴等破

亡之餘分為灰壤

上壽時掌翻分扶問翻

陛下存其骸骨復立為

可汗

復扶又翻下復下同可從刊入聲汗音寒

願萬世子孫恒事陛下

恒戶登翻

又遣禮部尚書趙郡王孝恭等齎冊書就其種落築壇

於河上而立之

種章勇翻

上謂侍臣曰中國根幹也四裔枝

葉也割根幹以奉枝葉木安得滋榮朕不用魏徵言幾

致狼狽

謂結社率之變也魏徵言見上卷四年幾居希翻

又以左屯衛將軍阿

史那忠為左賢王左武衛將軍阿失那泥孰為右賢王

忠蘇尼失之子也

蘇尼失見一百九十三卷四年

上遇之甚厚妻以宗

女

妻七細翻

及出塞懷慕中國見使者必泣涕請入侍詔許

之八月辛未朔日有食之詔以身體髮膚不敢毀

傷

引孝經孔子之言

比來訴訟者或自毀耳目

比毗至翻

自今有犯

先笞四十然後依法

依法處斷其所訴之事也

冬十月甲申車駕

還京師

自九成宮還也

十一月辛亥以侍中楊師道為中書

令戊辰尚書左丞劉洎為黃門侍郎叅知政事

洎其真翻

上猶冀高昌王文泰悔過復下璽書示以禍福徵之

入朝

下邳稼翻重所氏  
翻朝直遙翻下同

文泰竟稱疾不至十二月壬申

遣交河行軍大總管吏部尚書侯君集副總管兼左屯

衛大將軍薛萬筠等將兵擊之

將即亮翻

乙亥立皇子福

為趙王 己丑吐谷渾王諾曷鉢來朝以宗女為弘化

公主妻之

妻七細翻

壬辰上畋於咸陽

咸陽秦都漢為渭城縣屬右扶風晉

廢縣後魏

置咸陽郡

隋廢武德元年分涇陽始

平置咸陽縣

屬京兆九域志在府西四十里

癸巳還

宮 太子承乾頗以遊畋廢學右庶子張玄素諫不聽

是歲天下州府凡三百五十八縣一千五百一十一

太史令傅奕精究術數之書而終不之信遇病不呼

醫餌藥有僧自西域來善呪術能令人立死復呪之使

蘇上擇飛騎中壯者試之皆如其言

呪職救翻復扶以又翻騎寄翻

告奕奕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干正請使呪臣必不能

行上命僧呪奕奕初無所覺須臾僧忽僵仆若為物所

擊遂不復蘇

僵居良翻復扶又翻

又有婆羅門僧

天竺漢身毒國也或曰摩伽陀

曰婆羅門

言得佛齒所擊前無堅物長安士女輻湊如市奕

時卧疾謂其子曰吾聞有金剛石性至堅物莫能傷唯

羚羊角能破之

杜佑曰扶南國出金剛石可以刻玉狀如紫石英其所生乃在百丈水底盤石

上始如鍾乳人取之竟日乃出以鐵鏈之而不傷鐵乃自損以羚羊角扣之漼然冰泮陶弘景曰羚羊今出建平宜都蠻中及西域多兩角一角者為勝角甚多節處處圖繞陳藏器餘曰羚羊有神夜宿以角掛樹不着地  
零 汝往試焉其子往見佛齒出角叩之應手而碎觀

者乃止奕臨終戒其子無得學佛書時年八十五又集  
魏晉以來駁佛教者為高識傳十卷行於世

駁北角翻傳直噫翻

西突厥啞利失可汗之臣俟利發與乙毗咄陸可汗

通謀作亂啞利失窮蹙逃奔鏐汗而死

新書曰寧遠者本拔汗那或曰



鎔汁元魏所謂破洛那居西隄城在真珠河之北去京師八千里厥九勿翻咥徒結翻又且栗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侯渠之翻咄當沒翻鎔普活翻

弩失畢部落迎其弟子薄布特勒

立之是為乙毗沙鉢羅葉護可汗沙鎔羅葉護既立建庭於雖合水北謂之南庭自龜茲鄯善且末吐火羅馬

耆石史何穆康等國皆附之

龜茲一曰丘茲一曰屈茲東距京師七千里而羸自

于聞東闕東行入大流沙行千里至故折摩馱那古且末也又千里至故納縛波古樓蘭也吐火羅或曰吐豁羅曰觀貨邏元魏謂之吐呼羅居葱嶺烏澹河之南古大夏也石國或曰柘支曰柘折曰赭時漢大宛北鄙也去京師九千里東北距西突厥王姓石治柘折城故康居小王窳匿城也史或曰佉沙曰羯霜那居獨莫水南

康居小王蘇薤城故地南四百里抵吐火羅何或曰屈  
霜弥伽曰貴霜匿即康居小王附墨城故地新書康漢

康居也枝庶分王曰安曰曹曰米曰何曰火尋曰戊地  
曰史世謂九姓意者穆亦康國枝庶歟龜茲音丘總鄯

時戰翻且吐陸建牙於鏃曷山西謂之北庭舊書自馬

子余翻日行至其南庭又正北八自厥越失拔悉彌駁馬結骨

火燭觸水昆等國皆附之拔悉彌蓋即拔悉蜜在葛邏

羅支直突厥之北距京師萬四千里北極于海以馬耕

田雖畜馬而不乘資漣酪以食馬色皆駁故以名國結

骨古堅昆國也當伊吾西馬者北白山之旁堅昆後語

訛為結骨稍號紇骨亦曰紇斡斯又曰黠戛斯火燭或

為貨利習彌曰過利居烏澍水之陽西南與以伊列水

為境

伊列漢時西域故國在康居北陳湯與甘延壽謀  
邨支曰北擊伊列西取安息北其證也 考異曰

沙鉢羅葉護傳云東以伊列河為界按乙毗咄陸傳云  
自伊列河以西屬咄陸以東屬咄利失沙鉢羅葉護既  
因咄利失之地應云西以伊列河為界  
今未知二傳孰誤故但云伊列水為境

十四年春正月甲寅上幸魏王泰第赦雍州長安繫囚

大辟以下免延康里今年租賦賜泰府僚屬及同里老

人有差

魏王泰第在長安城中延康里按雍州二赤縣  
長安萬年皆治長安城中今止赦長安凶蓋延

康里屬長安縣管雍  
於用翻辟毗亦翻

二月丁丑上幸國子監觀釋奠

按唐國子監在安上門西唐制仲春仲秋釋奠于  
文宣王皆以上丁上戊以祭酒司業博士三獻

命祭

酒孔穎達講孝經賜祭酒以下至諸生高第帛有差

周官

有師氏保氏漢始置祭酒博士晉始立國子學唐國子祭酒從三品掌邦國儒學訓導之政令是時上

大徵天下名儒為學官數幸國子監使之講論學生能

明一大經已上皆得補官

唐取士以禮記春秋左氏傳為大經詩儀禮周禮為中經

易尚書春秋公羊傳穀梁傳為小經數所角翻已上時掌翻

增築學舍千二百間增

學生滿二千二百六十員自屯營飛騎亦給博士使授以經

有能通經者聽得貢舉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

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

升講筵者至八千餘人

騎奇寄翻麗力知翻首慈由翻長知兩翻吐從瞰入聲考異

曰舊傳云八十餘人今從新書

上以師說多門章句繁雜命孔穎達與

諸儒撰定五經疏謂之正義令學者習之

五經正義今行於世撰士

免翻疏所去翻令力丁翻

壬午上行幸驪山溫湯

驪力知翻

辛卯還宮

乙未詔求近世名儒梁皇甫侃褚仲都周熊安生沈

重陳沈文阿周弘正張譏隋何妥劉炫等子孫以聞當

加引擢

妥吐大翻炫熒絹翻

三月賓州道行軍總管党仁弘擊

羅竇反獠破之俘七千餘口

獠魯皓翻

辛丑流鬼國遣使

入貢去京師萬五千里濱於北海南鄰靺鞨

流鬼國直黑水靺鞨

東北少海之北三面阻海南與莫曳靺鞨鄰東南航海十五日行乃至人依島嶼散居多沮澤初附百濟後附新羅東裔也杜佑曰流鬼國在北海之北使疏吏翻靺鞨音末靺音曷未嘗通中國重三譯

而來

重直龍翻

上以其使者余志為騎都尉

孫愐曰余視遮翻姓也

丙辰置寧朔大使以護突厥

厥九勿翻

夏五月壬寅徙燕

王靈寢為魯王

燕因肩翻

上將幸洛陽命將作大匠閻立

德行清暑之地

行下孟翻

秋八月庚午作襄城宮於汝州西

山秦置將作掌營繕宮室歷代不改漢景帝置將作大匠唐從三品掌供邦國修造土木工匠之政令新志

貞觀中置消暑宮于汝州臨汝縣鳴臯山南按汝水晚廣成澤

立德立本之兄也

閻立本高

宗朝為相

高昌王文泰聞唐兵起謂其國人曰唐去我七

千里沙磧居其二千里地無水草寒風如刀熱風如燒

安能致大軍乎往吾入朝

入朝見一百九十三卷四年磧七迹翻朝直遙翻

見

秦隴之北城邑蕭條非復有隋之比

復扶又翻

今來伐我發

兵多則糧運不給三萬已下吾力能制之當以逸待勞

坐收其弊若頸兵城下不過二十日食盡必走然後從

而虜之何足憂也及間唐兵臨磧口憂懼不知所為發

疾卒

卒子恤翻

子智盛立軍至柳谷

新志西州交河縣北行二百一十里至柳谷渡

訶者言文泰刻日將葬

訶休正翻又古迴翻

國人咸集於彼諸將

請襲之

將即亮翻下同

侯君集曰不可天子以高昌無禮故使

吾討之今襲人於墟墓之間非問罪之師也於是鼓行

而進至田城

考異曰實錄作田地城今從舊傳按田地即田地城也麴嘉之王高昌也置田地

太守封其二子一為交河公一為田地公新書曰田地城即漢戍已校尉所治地宋白曰西州高昌縣本晉田

地縣之地輿地志云晉咸和二并置高昌郡立田地縣唐改高昌縣

諭之不下詰朝攻之

詰去吉翻

及午而克虜男女七千餘口以中郎將辛獠兒為



前鋒夜趨其都城

將即亮翻徐魯  
皓翻趨七喻翻

高昌逆戰而敗大軍

繼至抵其城下智盛致書於君集曰得罪於天子者先

王也天罰所加身已物故智盛襲位未幾惟尚書憐察

幾居  
宜翻

君集報曰苟能悔過當束手軍門智盛猶不出君

集命填塹攻之飛石雨下城中人皆室處

塹七艷翻  
處昌呂翻

又

為巢車高十丈俯瞰城中

左傳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  
釋文云兵車高如巢以望敵

也杜預曰車上施櫓杜佑說  
見前巢居傲翻瞰苦濫翻

有行人及飛石所中皆唱

言之先是文泰與西突厥可汗相結

中竹仲翻先悉薦  
翻厥九勿翻可從

刊入聲汗音寒 考異曰舊傳云與欲  
谷設約按欲谷設去歲已敗死今不取 約有急相助可

汗遣其葉護屯可汗浮圖城

葉護突厥達官也為大臣之首自交河城至浮圖城

三百七十里

為文泰聲援及君集至可汗懼而西走千餘里

葉護以城降智盛窮蹙癸酉開門出降

高昌自麹嘉有國傳九世一百

三十四年而亡降戶江翻

君集分兵略地下其二十二城戶八千四

十六口一萬七千七百

考異曰舊傳戶八千口三萬七千七百今從實錄

地東

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上欲以高昌為州縣魏徵諫曰

陛下初即位文泰夫婦首來朝

文泰入朝見四年

其後稍驕

倨故王誅加之罪止文泰可矣宜撫其百姓存其社稷

復立其子則威德被於遐荒四裔皆悅服矣

復扶又翻被皮義翻

今若利其土地以為州縣則常須千餘人鎮守數年一

易往來死者什有三四供辦衣資遠離親戚

離力智翻

十年

之後隴右虛耗矣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粟尺帛以佐中

國所謂敬有用以事無用臣未見其可上不從九月以

其地為西州以可汗浮圖城為庭州

西州治高昌縣漢車師前王庭也庭

州治金滿縣漢車師後王庭也宋白曰二州相去四百五十里

各置屬縣乙卯置安西

都護府於交河城留兵鎮之君集虜高昌王智盛及其

羣臣豪傑而還

還從宣翻  
又如字

於是唐地東極於海西至馬

耆南盡林邑北抵大漠皆為州縣凡東西九千五百一

十里南北萬六千九百一十八里戾君集之討高昌也遣

使約馬耆與之合勢

使疏  
吏翻

馬耆喜聽命及高昌破馬耆

王詣軍門謁見君集且言馬耆三城先為高昌所奪君

集奏并高昌所掠馬耆民悉歸之

高昌掠馬  
耆見六年

冬十月

甲戌荊王元景等復表請封禪

復扶  
又翻

上不許

初陳倉

折衝都尉魯寧坐事繫獄自恃高班慢罵陳倉尉尉氏

劉仁軌

陳倉縣屬岐州唐制畿縣尉正九品下上縣尉從九品上中下縣從九品下

仁軌杖

殺之州司以聞上怒命斬之猶不解曰何物縣尉敢殺

吾折衝命追至長安面詰之仁軌曰魯寧對臣百姓辱

臣如此臣實忿而殺之辭色自若魏徵侍側曰陛下知

隋之所以亡乎上曰何也徵曰隋末百姓彊而陵官吏

如魯寧之比是也

魯寧官為折衝本陳倉百姓

上悅擢仁軌為櫟陽

丞

漢高皇帝葬太上皇於櫟陽北原號萬年陵改櫟陽為萬年縣至隋猶因之唐都長安改隋大興縣曰萬

年而舊萬年縣復曰標陽屬京兆唐畿縣承正八品下

上將幸同州校獵仁軌上

言

上時掌翻

今秋大稔民收穫者什纔一二使之供承獵事

治道葺橋動費一二萬功實妨農事願少留鑾輿旬日

俟其務畢則公私俱濟上賜璽書嘉納之

治直之翻少詩治翻璽斯

氏翻尋遷新安令

唐初置新安郡貞觀元年廢郡為縣屬洛州唐制畿縣令正六品下上縣從六

品上中縣正七品上下縣從七品下

閏月乙未行幸同州庚戌還宮丙

辰吐蕃贊普遣其相祿東贊獻金五千兩及珍玩數百

以請昏

相息亮翻

上許以文成公主妻之

文成公主宗女也妻七細翻

十一月甲子朔冬至上祀南郊時戊寅歷以癸亥為朔

行戊寅歷見一百八十七卷武德三年

宣義郎李淳風表稱古歷分日起

於子半今歲甲子朔旦冬至而故太史令傅仁均減餘稍多子初為朔遂差三刻用垂天正請更加考定衆議以仁均定朔微差淳風推校精密請如淳風議從之

丁卯禮官奏請加高祖父母服齊衰五月嫡子婦服朞

嫂叔弟妻夫兄舅皆服小功從之

按新志高祖作曾祖舊服齊衰三月嫡子

婦舊服大功衆子婦舊服小功今加衆子婦服大功而嫂叔弟妻夫兄舅舊服總者皆加服小功齊音咨衰土

翻回

丙子百官復表請封禪

復扶又翻

詔許之更命諸儒詳

定儀注以太常卿韋挺等為封禪使

使疏吏翻

司門員外

郎韋元方給給使過所稽緩

唐司門郎掌天下諸門諸闕出入往來之籍凡天下

之闕二十有六所以限內外守疆圉設險作固閑邪正暴者也凡度闕者先經刑部司門請過所給使禁中給

使令者宦官也唐內給使無常員凡無官品者號內給使屬宮闈署令

給使奏之上怒出

元方為華陰令

華陰縣屬華州華戶化翻

魏徵諫曰帝王震怒不可

妄發前為給使遂夜出敕書

為于偽翻

事如軍機誰不驚駭

況宦者之徒古來難養輕為言語易生患害獨行遠使



深非事宜漸不可長

易以鼓翻使疏史翻長知兩翻

所宜深慎上納其

言尚書左丞韋棕句司農木槿價貴於民間

棕藏宗翻句古

侯翻槿諸容翻木一截也唐式柴方三尺五寸為一槿按通典韋棕句司農木槿七十價百姓四十價奏其乾

沒

奏其隱沒上召大理卿孫伏伽書司農罪

伽求迦翻

伏伽

曰司農無罪上怪問其故對曰只為官槿貴所以私槿

賤

為于偽翻

向使官槿賤私槿無由賤矣但見司農識大體

不知其過也上悟屢稱其善顧謂韋棕曰卿識用不逮

伏伽遠矣十二月丁酉侯君集獻俘于觀德殿

觀德殿射

殿也閣本太極宮圖  
射殿在宜春門北

行飲至禮大酺三日

酺薄乎翻

尋以智

盛為左武衛將軍金城郡公上得高昌樂工以付太常

增九部樂為十部

唐六典曰凡大宴會則設十部之伎於庭以備觀瞻一曰宴樂伎有景雲

樂之舞慶善樂之舞破陳樂之舞承天樂之舞二曰清樂伎三曰西涼伎四曰天竺伎五曰高麗伎六曰龜茲伎七曰安國伎八曰疏勒伎九曰高昌伎十曰康國伎

君集之破高昌也私取其

珍寶將士知之

將即亮翻

競為盜竊君集不能禁為有司所

劾詔下君集等獄

劾戶槩翻又戶得翻下遐嫁翻

中書侍郎岑文本上

疏

上時掌翻

以為高昌昏迷陛下命君集等討而克之不踰

旬日並付大理雖君集等自掛網羅恐海內之人疑陛下

唯錄其過而遺其功也臣聞命將出師主於克敵

將即

亮翻苟能克敵雖貪可賞若其敗績雖庶可誅是以漢之

李廣利陳湯晉之王濬隋之韓擒虎皆負罪譴人主以

其有功咸受封賞

李廣利事見二十卷漢武帝太初四年陳湯事見二十九卷漢元帝竟寧

元年王濬事見八十二卷晉武帝太康元年韓擒虎事見一百七十七卷隋文帝開皇九年

由是觀

之將帥之臣庶慎者寡貪求者衆

帥所類翻

是以黃石公軍

勢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故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

其志貪者急趨其利愚者不計其死伏願錄其微勞忘

其大過使君集重升朝列

樂音洛好呼到翻趨七喻翻重直龍翻朝直遙翻

復

備驅馳

復扶又翻又音如字

雖非清貞之臣猶得貪愚之將

將即亮翻

斯則陛下雖屈法而德彌顯君集等雖蒙宥而過更彰

矣上乃釋之又有告薛萬均私通高昌婦女者萬均不

服內出高昌婦女付大理與萬均對辯魏徵諫曰臣聞

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論語載孔子答魯定公之言

今遣大將軍

與亡國婦女對辯帷箔之私實則所得者輕虛則所失

者重昔秦穆飲盜馬之士

秦穆公亡馬岐下野人得而共食之者三百人吏逐得欲

法之公曰君子不以畜害人吾聞食馬肉不飲酒者傷人乃飲之酒其後穆公伐晉三百人者聞穆公為晉所

圍椎鋒爭死以報食馬之德於是穆公獲晉侯以歸飲於禁翻

楚莊赦絕纓之罪

說苑楚莊

王賜羣臣酒日暮酒酣燭滅有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趣火來上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歡羣臣皆絕去其纓而上大盡歡而罷後晉與楚戰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獲首却敵卒勝之莊王怪問乃夜絕纓者報王也

況陸

下道高堯舜而曾二君之不逮乎上遽釋之侯君集馬

病艸願行軍總管趙元楷親以指需其膿而齧之

艸直永翻

蟲食曰蚘

許救翻

御史劾奏其諂左遷枯州刺史

永嘉郡隋開皇九年置處

州十三年改曰枯州

効戶緊翻

又戶得翻

高昌之平也諸將皆即受賞行軍

總管阿史那社爾以無勅旨獨不受及別勅既下

下遐嫁翻

乃受之所取唯老弱故弊而已上嘉其廉慎以高昌所

得寶刀及雜綵千段賜之 癸卯上獵於樊川

鄜道元曰樊川

在漢杜縣亦曰樊鄉漢高祖至櫟陽以樊噲灌廢丘功最賜食邑於此鄉因名樊川程大昌曰樊川一名御宿川在萬年縣南三十五里

乙巳還宮

魏徵上疏以為在朝羣臣當

樞機之寄者任之雖重信之未篤

上時掌翻朝直遙翻

是以人或

自疑心懷苟且陛下寬於大事急於小罪臨時責怒未免愛憎夫委大臣以大體責小臣以小事

夫音扶

為治之

道也今委之以職則重大臣而輕小臣至於有事則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輕疑其所重將求致治其可得乎

治直吏翻

若任以大官求其細故刀筆之吏順旨成風舞

文弄法曲成其罪自陳也則以為心不伏辜不言也則以為所犯皆實進退維谷莫能自明

詩桑柔曰進退維谷註谷窮也

則

苟求免禍矯偽成俗矣上納之上謂侍臣曰朕雖平

定天下其守之甚難魏徵對曰臣聞戰勝易守勝難

易以

翻 鼓

陛下之及此言宗廟社稷之福也 上聞右庶子張

玄素在東宮數諫爭

數所角翻 爭讀曰諍

擢為銀青光祿大夫行

左庶子太子嘗於宮中擊鼓玄素叩閣切諫太子出其

鼓對玄素毀之太子久不出見官屬玄素諫曰朝廷選

俊賢以輔至德今動經時月不見官臣將何以裨益萬

一旦宮中唯有婦人不知有能如樊姬者乎

樊姬楚莊王姬也莊

王好畋樊姬為不食禽獸之肉鄒笑虞丘子虞丘子愧之進孫叔敖為相莊王以霸

太子不聽玄



素少為刑部令史

少詩  
照翻

上嘗對朝臣問之曰

朝直  
遙翻

卿在

隋何官對曰縣尉又問未為尉時何官對曰流外

按隋  
之視

品即唐之流外銓也宋白曰唐制吏部郎中一人掌考  
天下之文吏班秩階品一人掌小銓亦分九品通謂之  
行署以其在九流之外故謂之流外銓亦謂之小  
選杜佑曰宋齊流外自諸衛錄事及五省令史始

又問

何曹玄素耻之出閣殆不能步色如死灰諫議大夫褚

遂良上疏

上時  
掌翻

以為君能禮其臣乃能盡其力玄素雖

出寒微陛下重其才擢至三品翼贊皇儲豈可復對羣

臣窮其門戶

復扶  
又翻

棄夙昔之恩成一朝之耻使之鬱結

于懷何以責其伏節死義乎上曰朕亦悔此問卿疏深

會我心遂良亮之子也

褚亮始事薛舉武德中為太學館學士

孫伏伽與

玄素在隋皆為令史伏伽或於廣坐自陳往事一無所

隱

史言孫伏伽識度過於張玄素伽求迎翻生徂卧翻

戴州刺史賈崇以所部

有犯十惡者

十惡之條一曰謀反二曰謀大逆三曰謀叛四曰謀惡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

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義十曰內亂

御史劾之

劾戶繫翻又戶得翻下同

上曰昔唐

虞大聖貴為天子不能化其子况崇為刺史獨能使其

民比屋為善乎

比毗必翻又毗至翻

若坐是貶黜則州縣互相掩

蔽縱舍罪人自今諸州有犯十惡者勿劾刺史但令明

加糾察如法施罪庶以肅清姦惡耳

上自臨治兵

治直

之以部陳不整命大將軍張士貴杖中郎將等怒其杖

輕下士貴吏

陳讀曰陣下選嫁翻下同郎將即亮翻

魏徵諫曰將軍之職

為國爪牙使之執杖已非後法況以杖輕下吏乎上亟

釋之言事者多請上親覽表奏以防壅蔽上以問魏

徵對曰斯人不知大體必使陛下一一親之豈惟朝堂

朝直州縣之事亦當親之矣



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五